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序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吳縣曹元弼撰

昔孔子贊易述伏羲。刪書首堯典。法始於伏羲而成於堯。吾治尚書沈研鑽極久。博稽羣經傳記子史。而知上古聖神繼天出治。因性立教。別人類於禽獸。變草昧為文明。備物致用以利天下。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其功至難。自伏羲氏以聰明睿智乾曜合元之上聖。剏古天皇地皇遂皇而作。建立八卦重為六十四。以先覺覺民。因人孩提愛親天性良知。教之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合敬同愛。合智同力。除去天

地之災。輔相天地之宜。人倫正。王道興。萬世治法於是權輿。神農氏繼之。黃帝氏又繼之。歷金天高陽高辛。創制顯庸。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至乎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而伏羲氏體仁嘉會美利利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成既濟之功。於是乃大定。凡易大傳禮五帝德武王踐阼祭法諸記。春秋內外傳。所述三皇五帝聖德聖治。於是集其大成。而洪荒以來夏巢冬窟茹毛飲血救死不暇之民。皆安其居。甘其食美其服。萬國協和。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

大哉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故堯典發首言粵若稽古。師說以為稽古同天。言包前聖之盛德至治順天而行與之同功緯稱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斷遠取近。蓋自伏羲作結繩。黃帝命倉頡造書契。普天大地肇啟文象。而文字初興。記載尚略。至堯命伯夷降典。史文始詳。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六藝篇章莫先堯典。而汨作九共稾飫禹貢皆作於堯時。舜典大禹皐陶謨益稷踵是興焉。故曰煥乎其有文章也。堯舜二典為全書百篇之綱。猶易乾坤為六十四卦之綱。而堯典又為舜典之綱。說詳書唐虞卷下

之際神聖羣興天將以萬古一時極盛之人才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洚水警予實啟聖心堯獨
憂之舉舜敷治舜使益掌火而禽獸逼人之害消禹
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八年於外三過家門不
入十三年九州乃同開闢以來中國山脈水道於是
盡通而陰陽五行沴氣不復暴作為民大患后稷教
民稼穡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契教人倫百姓親五品
遜皐陶制五常之刑人無犯者而堯之憂盡釋治民
之功大成故文王作易繫庖犧於乾五二兩用九見羣
龍為帝堯在上羣聖作輔之象九二利見大人為舜

禹升庸之象。坤六五黄裳元吉為舜禹攝天子事之象。乾坤二卦成而既濟為堯舜禹三聖相繼之象。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舜禹盛德大功。惟以代天工熙帝載為民禦災捍患而不自知其天下之為烈也。自時厥後。更數千年。天下雖有水旱大患。而終古無復四瀆瀰流十二州分絕萬國不粒之禍。雖有暴君亂臣賊民。邪說詖行流毒天下泯亂民彝而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孝弟仁義之教深入人心。得明君興之即可撥亂反正。故堯舜禹之治萬世生民之命由此立。太平由此開。後之君人者由

其道則民盡樂生而國治天下平。反其道則民莫得其死。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昔孔子論世代曰。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恭己正南面無為而治。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舜崩有禹代興受命。作物配天。脩德使力。菲飲食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致美乎黻冕。卑宮室盡力乎溝洫。百姓以仁遵焉。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

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
放移夏桀。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性為作物配天。制典
慈民。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為
副于天。湯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
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
服。近者說遠者來。武丁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
紂。上祖夏桀。荒耽淫泆。德昏政亂。粒食之民忽然幾
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則嫌於死。乃退
伐崇以客事天子。客讀為恪同恪敬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
天。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武王纘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以上孔子語集大戴記少閒小戴記中庸緇衣論語尚書大傳論語堯曰篇實舉唐虞三代大經大法之綱。蓋古聖帝明王立政立教。一本於天命之性。率之以為天下之達道。時之相去數千年。而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故伊尹樂堯舜之道。湯誥述文述禹皋陶后稷之功。文王作易。根本伏羲。兼包連歸。武王受丹書於太公。受洪範於箕子。周公制禮

單文祖德。言包五帝以來治法。故曰文武之道同伏羲。降及穆王。由陳古帝命重黎命三后之功。監伯夷播刑之迪。蓋帝王質文雖世有損益。而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大本。則天不變道亦不變。雖百世可知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周衰王迹熄。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賊臣簒子滋起。生民將罹戰國紛爭殺人盈野詖邪交亂率獸食人。終於[illegible]狠秦獨夫政窮凶極暴啞人吮血焚書坑儒之大厄。上天至仁。不忍創殘殄戮孑遺餘黎。從此澌滅而不可救。先篤生大聖孔子。包囊古先聖王至德要道大政大教。以肫肫之仁

體天地生生之大德。論撰易詩書禮樂制作春秋總會於孝經為萬世撥亂興治有治無亂之法。教授天下英才。世以相傳。俟有王者興舉而措之以重活我民。六經之道同歸。而易之崇德廣業詩南豳雅頌之化。禮養欲給求樂象功昭德春秋祖述憲章孝經博愛廣敬之實事具在於書。孔子刪書蓋取帝王聖賢之道至美而文完備者可以考見世變足作後王之鑒者。凡百篇。又每篇取古書大旨序審定之。總為上下二篇。故師說以為取百二篇為尚書。七十子之徒具聞至言。載在論語禮記。而大學明德親民之條

目。即堯典首章之傳。實書之大義。中庸之中本堯舜禹相傳之道。實書之微言。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治書之本原。其曰聖人人倫之至。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此堯典舜典之總贊也。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此大禹皋陶謨棄稷禹貢之總贊也。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此禹貢之精意也。孟子所述舜佐堯治民之詳。蓋皆在舜典中。其述舜事親

之事。亦皆據舜典之文。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堯之
舉舜克諧以孝。堯之爲君舜之爲臣立萬世君道臣
道之極。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立萬世子道之
極。惟孝之至致忠之至。惟忠孝之至致仁民愛物之
至。史遷稱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乃勞身焦思居
外十三年。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卒成大
功。幹父蠱以釋帝憂。使人得平土而居。天錫洪範。後
受舜禪祀鯀配郊。三聖之仁皆本於孝。故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時百篇之書具在。故堯薦舜舜
薦禹禹薦益之年。舜避堯子禹避舜子益避啟之地。

一一指實如目覩然。其為典冊明文昭昭無疑。且以事理求之。禹稷契皋陶蓋年相若。益為皋陶子。傳稱益五歲佐禹治水。五歲必十五之誤。以十五佐禹計之。至禹崩三年喪畢。年百餘歲矣。勢必不能更憂勞天下。天下歸啟而益得遂其讓。此理勢之自然。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唐虞禪讓。天與之人與之。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繼治繼亂不同。而至公無私則一。孟子論湯十一征曰非富天下為匹夫匹婦復讎。民望之若大旱望雨。又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故就湯而

說之以伐夏救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商書湯征湯誓等篇之總贊也。論放太甲于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伊訓太甲等篇之總贊也。又曰武王之伐殷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以至仁伐至不仁。非敵百姓也。此周書泰誓牧誓武成之總贊也。又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討其君。天下大悅。以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寍與禹抑洪水孔子成春秋同功。此又大誥多士成王征多方將蒲姑費誓之總贊也。引書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稱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凡
孟子所稱王政皆文王之政。武王所由定天下。而周
公本之以致太平刑措。歷成八百年之丕基者。此康
誥召誥洛誥無逸君奭周官立政等篇之總贊也。
又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明周
公以至誠待兄弟。與舜之見象而喜同。以此知周公
初聞流言必以為殷人反間不疑其出於管蔡斷無
遽然興師誅傷骨肉之理。此金縢大誥之精義也。孟
子論書淵源深遠。義理正大。使古帝王立心立政。孔
子立教神恉。如日月中天。昭炳萬古。荀子繼之。亦經

緯典謨。大論卓犖。橫遭叛道逆徒元惡李斯。譬視其師之學。逢呂政之惡。求媚固寵。燔燒詩書以愚黔首。未幾秦斬祚滅族。而斯先身受五刑。天討有罪。豈不大彰明較著哉。聖人之道如太極元氣有消長而無絕息。時則有若濟南伏先生明哲保身。壁藏尚書全經。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凡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授張生歐陽生。歐陽氏世傳其學。又授兒寬。張生授夏侯都尉。數傳而有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之學。漢世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立於學官。武宣間。民有得泰誓於老屋壁中者。

上於朝。使博士讀而說之。以合於伏生書得二十篇。其存序不數。則仍為廿九。其盤庚中分出中下二篇。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其顧命不分而數序。則為三十二篇。伏生書本周時簡策。皆古文大篆。漢興教授齊魯。始易為隸書以通俗。文帝詔太常使鼂錯就受尚書。並受音讀章句。張生歐陽生各以師說就經為解詁。又撰集大義為尚書大傳。是為今文學。終漢四百年傳習極盛。秘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孔子十二世孫安國本通尚書。以今文讀古文。

其中二十九篇與伏生所傳同。得多十六篇。首尾完具。餘皆朽折散絕。泰誓一篇。亦據當時讀說之本比勘古文。存其異字。以十六篇合二十八篇。置序加泰誓一篇。凡四十五篇。加序則四十六。或盤庚泰誓各分為三。顧命與康王之誥分為二。得三十四。九共分為九。得二十四。總為五十八。加序為五十九。若分序為二篇。則六十。於百有二篇全數。蓋過半矣。惜二十四篇今文所無者。絕無師說。不能盡通。古人說經至慎。孔君之以今文讀古文也。每字比勘。反覆全經。知古科斗文某字即今隸書某字。其有絕然字異及字

句多少者。乃就古文立訓。又當時故書雅記並出。如毛詩周官逸禮春秋左氏傳之等。參互考訂。核其典章事實。以補今學之不逮。口說相傳。別起家法。而平文常義。則皆如今文家說。蓋如後人補注之例。不別為解經全書。其壁中漆書竹簡悉上之秘府。所謂中古文。更如伏書之例。隸寫經文。並逸二十四篇。傳授弟子。以其事字其說多與今學異。故別為古文學。未立學官。時太史司馬遷從子國問故。史記載尚書雖據當時立學之本。而訓詁大義多古文說。非獨堯典禹貢微子洪範等篇而已。及成帝時。達才通人劉子政校

中祕書。以古文正今文脫簡。著在別錄。至乎東漢。杜伯山魏次仲賈景伯馬季長雅才好博。表章古學。推闡益精。始據古文經本損益今義為之傳訓。至鄭君而其義大備。鄭君於各經皆先通今文後注古文。易主費氏。而別注易緯乾鑿度等篇。則孟京之義荀虞所自出者皆包之。書主孔壁古文說而別注書大傳。則歐陽夏侯所受伏生大義皆包之。故易注與荀虞不相謀而適相成。書注於歐夏存其是而去其非。其論堯舉舜歷試二十年薦之於天使攝天子事。堯崩三年喪畢舜讓丹朱天下諸侯盡歸之乃即位。舜先

殛鯀而後舉禹。禹治水功成乃流三凶。於是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皆堯時事。文王戡黎伐崇。雖受天命猶
為殷祈天永命。卒得須暇五年。武王即位四年觀兵。
六年乃伐紂。初無大祥觀兵之事。周公居東與東征
異時事。多方與多士異時作。皆依據書序大傳史記而
別擇史文之參差。確乎得天秩人倫之正。事理之當。
禹貢兼釋漢地理志。洪範五行推闡伏傳參酌班志。
其窮理盡性深通治道之訓。散見各篇。皆足羽翼聖
經垂範來世。守死善道。集漢經師之成。魏小人儒王
肅始賢亂經。妄肆譏訕。作偽侮聖。淫學者耳目。及晉

永嘉之亂。古文遂亡。而梅賾所獻書得以行。自二十八篇及書序外。所增益經文絕不類唐虞三代文字。且與鄭君所列逸書篇目違戾。傳文亦不類西漢人語。徒以晚出之經掇拾各書所引真古文頗備。又多集善記善言。僞傳亦多襲舊義。是非雜糅。六朝時與鄭書並行。自陸元朗於隋時撰經典釋文。孔沖遠撰五經正義。徇俗尚。失古正。書以僞孔安國傳為主。而鄭注寖微。至宋遂亡。惜哉惜哉。然梅賾書經傳之僞。沖遠亦似知之。其意略見疏中。鄭注引見釋文正義。及他經疏史記集解等。六朝唐人書者尚多。至宋吳

氏棫朱子始質言古文孔傳之偽。元吳氏澄明梅氏鷟繼之。宋王氏應麟始蒐采羣書輯鄭注遺文。國朝惠氏棟得其孤行傳本。或以為出自定宇託諸伯厚者必不然也。嗚呼。六經皆厄於秦。而尚書之厄為尤甚。尚書為二帝三王承天建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道德治化之實。人類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六經之所以為經。其指要皆在是。自漢撥秦亂。高帝以太牢祀孔子。聞陸賈道詩書感焉。馬上得不能馬上守之言。命作新語。遂式古訓。惠帝除挾書律。文帝用賈生尊儒學。伏生尚書始顯。武帝用董子之言表

章章[六]經抑黜百家。兒寬說書。自是帝者知以先王仁政治天下。宰相大臣多用通經術明於大義者。後漢光武投戈講藝。明章之世海內又安。文治極盛。是用前後四百年間。詔令奏議引據經義。襍集義理之文。議乎道德之美。兩京盛時。吏治蒸蒸日上。勝殘去殺幾乎庶康。各經大師訓詁章句發明聖人妙道精義。以贊政治厚[民]明德。雖家法異同或滯固所寡。而大大義無歧。是以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其後雖更魏晉六朝之亂。而卒有唐之治。歷宋迄明屢亂而卒復治。元元之民得出水火而登袵席。

雖綱紀法度不能復古。而敬天修德任賢愛民興養興
教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樂其樂利其利。一本古先哲
王用康保民之道則同。其間名德大儒輔世長民。自
漢賈董以下。經師如許鄭孔賈。理學如周程張朱。名
臣如葛陸范馬。相與輔翼聖經膠固王道。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率彼天常立我烝民。則聖作
明述繼往開來垂教萬世之功至大也。我 朝
列聖德符勳華。道契周孔。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儒之說。擇
精語詳。

御纂諸條。皆元德至治參贊化育著為彝教。天下文明。人才蔚起。純儒滿朝。循吏徧禹甸。兵息刑措。四海之內。軒鼓鼚舞。蹈德詠仁。英儒異能應運接武。紹千載之荒屯。振孔庭之墜緒。尚書自胡渭以精治禹貢蒙

聖祖仁皇帝褒獎。閻若璩以疏證古文受

世宗憲皇帝賞識。風氣益純茂淵懿。實事求是。惠氏棟因閻氏書約而精之。成古文尚書考。江氏聲本其學。遂將伏孔鄭君所傳二十九篇經文及序。博采漢師古訓。以鄭君為主。輔以諸家。覃精研思。竭畢生加發

擇旁通。考正詳備。使魏晉以來沈霾殘佚之義。如杲日重光。闕月復盈。實 本朝書學大師之冠。王氏鳴盛經學厭膺鄭君。義理篤守朱子。作尚書後案。辯傳疏之積非。申高密之真是。序稱就正有道江聲。式更補其未逮。說禹貢地理水道約朏明錐指而益致其精。段氏玉裁聲音訓詁之學探賾窮源。分別古今文異字異說。平心核實。名論確當。足為後學準繩。孫氏星衍據大傳史記馬鄭注。更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今古文異義。各如其說以通之。微言大義。美哉備矣。古文馬鄭之說。諸家搜采既備。陳氏壽祺喬樅父子更考

兩漢書及諸古籍詳推今文源流。搜擴逸說。一一分析同異是非。為尚書大傳定本。及今文尚書經說考。平直精善。絕無爭門戶執意見之弊。嗟乎。經學盛衰。與世運隆污民生休戚相維繫。叔澐鳳喈若膺淵如恭甫諸先生。當乾隆嘉慶極盛之時。道一風同。天下和親安平康樂。以承上化。士君子行己有恥。學道愛人。則古昔。稱先王。敦勵忠孝。被服仁義。故經學之純如此。樸園先生承家學。當咸同閒。雖崇極而詖邪說已作。而有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討逆定亂。天下翕然復歸於正。及乎光緒

之初。我 先師瑞安黃漱蘭先生督學江蘇。以經史實學經濟氣節教士。元弼不敏。竊好經術。光緒甲申科試經古覆試命題。擬呈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與今本尚書並行表。猥以淺學為師激賞。評云於今古文源流瞭如指掌。髫年宿學。大是奇才。及中拔萃科進謁。勗以古名臣之業有體有用。耆彥英英。博學篤志。砥名礪行。王益吾前輩繼任。蕭規曹隨。學風日盛。孰意數年後國步艱難。詖邪漸作。憸人奸諆。欲以亂經為亂天下之先聲。履霜堅冰。揆厥由來。蓋自道咸間矜奇立異之徒。厭讀書而喜盜名。惡鄭學之平

正通貫不易穿鑿且有詩禮注疏文累數百萬非
躁妄倉卒所能通且前後自相表裏不可橫決斷章
致陷矛盾而樂今文說之零文碎句所存無幾可借
以馳騁胸臆浸淫不已遂至離經畔道非聖無法借漢
人有為言之偏至之說階壞法亂紀貽誤蒼生之厲
此豈今文之過實謬託今文矯誣聖經以文姦言之
罪元弼於各經說及述學詩注力闢綦詳我生不辰
遭屯離蹇三綱絕紐四海倒懸自維讀聖賢書識忠
孝字蒙 國家養士之恩受
先帝特達之知閉門避世治易十有七年以究否泰

剝復消息。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旨。成周易鄭氏注箋釋周易集解補釋二書。又發抒平生心得為孝經中庸大學敷暢其義。荷

聖主寵勉迭奉言合雅訓稽古宜年匾額之　賜。一息尚存。不敢以老耄自舍。又竭十年力。潛研尚書。據鄭注為本。集合大傳史記說文偁書古文。馬氏佚注及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周秦諸子兩漢書等所載書說為之箋。而博覽約取近師胡江王段孫陳諸先生義。反復深思殫精變易釋之。焦氏循說禹貢多有特識。陳氏澧考漢志地理致確。及皮氏錫瑞王氏先謙書。在

近日今文家最為少疵多善。悉皆酌取。辨章古訓。會通典禮。討論時世。句詮字釋。章分節解。目存心歷。尋繹其語脉。發皇其精神。務使文從字順。一覽而悟。惜漢武帝初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倪大夫說以為可觀。學者多苦尚書難讀。今試以吾說求之。讀堯典臯陶謨禹貢而知聖人與天合德。生安之性自然。慎厥身修。取人以身。惟聖知聖。為天下得人以安天下之民。親親賢賢。君明臣良。庶績咸熙。地平天成。禮明樂備。仁覆天下。聲教訖于四海。而君臣聖賢相與儆戒。敬天憂民。惟幾惟康。讀洪範而知天人相與感而遂通。以

皇極之君用三德之臣。順五行之性。敬五事而厚八政。則五福來備。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皇極之極即本易之太極。堯舜禹湯相傳執中之道。為聖學之本。三德即皋陶謨之九德。立政之三宅三俊。先德行而後才藝。為官人之本。讀六誓而知討逆伐暴。一出於義之盡仁之至。湯武征誅。畏上帝而不敢不正。哀下民而不忍不救。民憔悴於虐政。反覆遭洚水益深火益熱。倒懸益急。保抱攜持婦子以哀籲天。恭行天罰以續民生。與禹稷己溺己飢之心同。而費誓師律精嚴。無秋毫擾民。秦誓悔過深切。務求賢利民。亦近於道。讀五

訓而知周公任託孤寄命之重。不敢使文武受命安天下之功自我而墜。先王受民重罹禍亂。至誠孚於天人。故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告康叔以文王明德慎罰視民如傷。小人難保天命靡常。若保赤子民其康乂。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視民以德不以刑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矜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引養引恬。召誥洛誥周道之成。而召公戒王汲汲以疾敬德諴小民。勿敢淫用非彝殄戮用乂。惟德之用。上下勤恤祈天永命。周王戒王選賢臣慎所與。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緒弗其絕。惠篤敘無有遘自疾。無逸陳殷三宗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小大無時或怨知小人
之依保惠于庶民。文王卑服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
遑暇食。嗣王無或耽樂遊畋以萬民惟正之供。小人
怨詈則皇自敬德引衍。立政言勿誤于庶獄庶慎罔
用憸人其惟吉士。皆革心匡德之至言。知人安民之
要道。周家所以太平德洽禮樂交通長治久安。皆周
公篤棐之功而召公贊之。故君奭曰襄我二人式克至
于今日休。成王之所以為成。嗣守文武大訓。康王之
所以為康安勸小大庶邦。皆本於此。商書盤庚。周書多
方多士。皆五誥之類。盤庚與臣民言。如慈父母勸孫

愚頑之子。周公與殷民言。不責其叛亂之罪。而惟以實理至情啟發其悔悟之誠。皆推赤心置人腹中。君子於此可以觀仁。呂刑雖王德已弛。而恤刑之心惓惓惻怛。訓詞深厚。與康誥立政相表裏。其論獄吏之弊。戒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訧。永畏惟罰。深燭天道好還禍福自求之理。以此七觀之法熟讀全經。通其訓詁文辭。達其精意。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何病詰詘聱牙。何疑乎脫文錯簡哉。元弼不幸。强仕以後。痛遭炎劉中衰。竊新奸命。戰無虛歲。民不聊生。鴟義甚於蚩尤。饕欲酷於受德。悲鳴餘生。日月

逾邁。目眩力憊。忽忽卅九年。獨居深念。哀民念兮之無祿。
夢思古之幽情。恨不能就重華而陳辭。感周公而通夢。
獨抱遺經。究厥終始。嗚呼。使人類而將滅也。直題橫
目之倫將盡變而為旁折異類也。則經籍道熄矣。若
乾父坤母之元氣終古不絕。民我同胞。猶是肖天
地之貌。函五常之性。聰明精粹。為有生之最靈。則人
倫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男女之別君臣之義朋
友之信。先王代天作民君師數千年以養以教以治
以安之道。固不可易也。天下之變多矣。羣類聚而為
封建。封建散而為郡縣。而其所以統羣類安封建治

郡縣之道則一。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政莫詳備於書。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剝極則復。否極則泰。未濟反即既濟。吾民必有重被堯舜之澤。不求其所欲而盡得。不憂其所惡而盡去之一日。道不虛行。存乎其人。故不惜其衰邁之年。待盡之精力。念茲在茲。莫殫莫究。杞人憂天、雖無補於國。愚公移山、將有待於後。書既成。藏之名山。副在吾徒。以俟作天牧拯民命者采擇焉。

條例

一典謨誓誥之文。古但稱書。孔子刪定。以其為古聖帝

明王繼天立極道濟天下奠安萬世之訓。尊而命之曰
尚書。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又云。魯恭王壞孔子宅
而得尚書。則尚書二字孔子所題。自是七十子迄
於漢初皆稱尚書。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經題
皆同。伏生書本周末古文。漢初出壁藏殘帙教於齊
魯。又授鼂錯。始易以隸書。取通俗易曉。至孔壁書
出。皆蝌蚪古文。世人不識。孔安國以伏生書考讀之。
逐字比勘。辨章同異。考正差謬。亦以隸寫之。而
文句既不盡同。立說因之有異。別號為古文尚書。以
授學者。遞傳至於後漢杜衛賈馬。題目皆同。古文

既別起家法。因謂伏學為今文家。鄭君初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後博通古今文家說。擇精語詳以注古文。此書標題古文尚書。遵鄭本也。

一經二十八篇序一篇。伏生壁藏所得。漢四百年列於學官。孔子國以校孔壁本。自都尉朝司馬遷以後至東京馬鄭而學者傳習益盛。太誓一篇後得。博士讀說。入伏書中。孔君亦以校古文。此授受源流明白可據。詳見史記兩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至東晉時晚出古文孔傳行世。而伏生今文歐夏以來所傳孔安國真古文馬鄭所注本皆亡。幸

經二十八篇除太誓序一篇。尚存於梅賾書中。其與今文及馬鄭字句篇次不同者。據釋文正義等書尚一一可考見。今據以爲本而詳悉辨證之。詳當篇及述學詩注。

一經文字句。一依唐石經。參以釋文注疏善本。書中恭遇

列聖廟諱

皇上御名。敬謹缺筆。

一鄭本異文。確見釋文正義等古籍。煒然無疑者。從鄭本。而以偽孔本及他家異文著於篇。餘悉依則列

學官本。經文至重。不敢輕改。

一太誓篇諸家采輯大傳史記各書屏弟錄成章。參錯不齊。今子論家文義。擇善從之。

一鄭君雖據古文作注。而訓義實兼包今古文各家。如易主費氏而兼綜孟京。詩主毛氏而博采三家。所謂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也。書之大義。伏生已舉。子國起家。不過如伏書之補注。非相違而相成。其餘諸家源遠末分。漢師遺說。多見傳記史志。潛心推索。皆可得其分合異同之由。今悉采入箋以補鄭注之闕。孰為今文。孰為古文。孰為本義。孰為

別說。與鄭義孰同孰異。當文即注明而釋語中更
中詳之。

一鄭注融會大傳史記，折中精當。而遭世喪亂。學者
傳寫不免乖舛。有與本意大相刺謬者。如孤鯀于羽山
之注是也。有各疏所引不同，合校細推，乃可得其
本真者。如日中星鳥之注是也。今皆反覆考詳以
正千載積誤。

一鄭注各家輯本詳畧不同。以孫氏古文尚書馬鄭
注袁氏鄭氏佚書為最備。今據以為本。損益別裁
之意當文注明。

一箋中采輯古義。約分十一類。一傳記引書。孔門微言大義也。一諸子引書。雖不盡純亦信多善。今斟酌取之。一爾雅詁訓。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一說文所偁孔壁古文。隸下生武以今文易古文。許君存其本字也。一書大傳。今文之祖。歐陽夏侯所撰定伏生說也。一史記。太史公從子國問故所受古文說。亦多當時學官今文義。一禹貢采漢書地理志。洪範采五行志。今古文舊訓備載其中。一漢代詔令奏議。引書推說。義理深美。文章爾雅。足裨補經義。一馬氏注。與鄭義相輔。及五

經異義書緯鄭志各經注涉書義者。一漢石經殘字
各書及漢板所見異文。博觀約取著於篇。
一書亡於秦。明於漢。亂於魏晉。至宋吳才老朱子。
始辨梅賾書增多之篇為非真古文。至明梅鷟
國朝閻百詩惠定宇而疏通證明確鑿無疑。經
純廟折中論定。而真古文二十八篇序一篇與伏生
所傳同。武帝末所得太誓。漢代立學。今古文家竝
傳之者。至江艮庭始創通大義。段懋堂王西莊研
精訓詁者考詳制度。孫淵如網羅放失舊聞。陳恭甫
父子更增廣之。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西莊釋禹

貢及焦里堂多作補胡朏明所未逮。近度王二家亦有可頗采者。今削繁增簡存是去非貫以數十年積思所得釋之。孫書言富理博。而文字脫誤至多。余為一一校正。其間大純小疵。亦讚而辨之。別為尚書今古文注疏校補。與此書並行。

一孟子言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孟子論堯舜禹益湯伊尹文武周公之事皆融貫經文。本孔子微言大義。為知人論世之準則。推論事理深得古聖人之心。足以垂教萬世。伏傳孔說史記皆祖述之。而鄭君尤善折衷。孟子又言說詩者以意逆

之是為得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不信書也。亦如說詩當以意逆之。而不可盡泥其辭。故血流浮杵之言非窮兵黷武者所得藉口。若保赤子之言非愛無差等者所得藉口。凡治書之要有二。一精考訓詁。一詳繹辭意。訓詁之學。江王段孫諸先生既宣之矣。愚因其成訓。沈潛反覆。以求每篇辭意。得其上下分合前後自相表裏。反正相生。語氣斷續神恉所在。篇分數章。章分數節。條理分明。脈絡貫通。有欲增減顛倒而不可得者。昔人苦儀禮難讀。張稷若先生作儀禮鄭注句讀。分節詳明。而此

經不復以難讀廢學者亦苦殷盤周誥等篇難讀。由吾說求之。當亦開心明目。皎如繹如。因其辭以得其志。好之樂之不知其倦。尚友千載。所謂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庶幾於是遇之。

一古文有逸十六篇。鄭注時引其文。雖以絕無師說不敢為解。原文當附存所注各篇後。魏晉以來。學者苟趨簡約。不復存錄。遂亡。

一逸篇亡篇之文。諸書所引有篇名者依孫氏附各篇序下。其無篇名者依江氏總列序後。

一東晉古文經

純廟確定其僞。然、以傳記諸子所引古逸之文。蒐采幾備。此外裒集古書措理名言亦多。仍列學官。所謂與其過而去之也。寧過而存之。王氏疑皇甫謐所為。焦氏疑當時隱士所為。沈果堂阮文達皆謂其不可廢。學者不為古人所愚而兼得古人之益。辨僞得真而取善無方。斯為善讀書者。附論於此。

一漢代今古文家尚書多以篇為卷。（述學詩詳論之）鄭君當亦然。釋文敘錄稱鄭注九卷。不知如何合并。今箋釋文多。今分為四十卷。加敘錄一卷。逸文一卷。凡四十二卷。列目如左。

目錄

古文尚書 周書

凡書三十四篇。序一篇。鄭君所注孔子[illegible]以今文讀古文寫定本也。以箋釋文繁。分堯典皋陶謨洪範呂刑書序各為二卷。禹貢為三卷。而秦誓三篇殘

缺已甚。合為一卷。餘皆篇各為卷。總四十卷。序目逸文各一卷居始末。嗚呼。余自宣統辛亥遭乾綱絕紐。坤軸奔騰。閉門避世。獨抱遺經。與天為徒。與古為徒。深求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中國開闢以來人倫王政大本大原。前聖吉凶與民同患之旨。君子固窮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之道。潛心治易十七年成周易鄭氏注箋釋周易集解補釋二書。而吾年已六十二矣。又閱十餘年。世事日非。屢感靡騁。獨居深念。撰孝經鄭氏注箋釋以舉六藝總會感發人心天性良知。撰大學通義中庸通義闡聖學精

徵。高密紫陽同條共貫。撰復禮堂述學詩注。將數十年治經心得每經提綱挈領。舉大義辨源流。開闢途徑昭示學者。而吾年已七十四五矣。其間世禍之烈。海枯石爛。門庭之痛。心折骨驚。風鶴流離。桑榆困病。上念所天。下顧斯民。尸居餘氣。不如無生。而一息尚存仁為己任。此志不容少懈。所欲著書甚多。念尚書為二帝三王聖德聖學施於政治道濟天下之實。平生心得最多。不自量其力小而任重。日暮而途遠。歲在辛巳四月。始撰次此書。至今年而始成。出入十一年。而吾年八十五矣。嗚呼。余少好治經。用力過

猛。年未三十。兩遭蓼莪之痛。目光早衰。其後萼華黍離之感。中心怳結。常棣萇楚之悲。弟影淒涼。師友徂謝。風雨飄搖。積悲數十年。積學數十年。病目安得不眠。自撰大學通義至於尚書箋釋。皆每章每節所當依據引用之書。屬金志銓表弟嚴鹿苹弟逐字逐句精誦。余悉心靜聽。聽若不審。屬其復誦。至於再至於三。甚至四五。必入耳歷心。如吾昔日所閱一一脗合而後已。每章誦既畢。乃融會經文。去取衆說。折衷己意。逐字口授書之。書畢又復誦細校。至於三四。乃定稿寫正。時從妹紉秋在余家。亦任其

勞。氣意數年前志銓鹿革及紉秋皆沒。幸得士友汪頌虎孝廉炳蔚陸子丹教員元亮暉為其事以至於今。頌虎積久不懈。寒暑風雨無間者數年。而子丹先後左右之。嗚呼。余竊慕聖人所言仁者先難。而此數君子者亦相從於寂寞之濱共為其難。味於衆人之所不味。余每念儒者立說。千言得當未必有效。一言失當貽誤天下蒼生。況尚書為二帝三王聖學聖政後王所當取法。一謬厥旨。生於心害於政。誣前聖而禍來世。為戾至大。是以終日戰戰兢兢。如臨帝天。如對聖賢。之思之思之又思思之。義有絲毫未愜。輒數易其稿。必閱

心無憾而後已耳校口授詳復不厭必一字無誤而後已其勞視未失明時不啻十倍嗚呼著書之苦有若是者矛雖然每一篇告成朗誦經文神與古會恍若就重華而遊瑤圃從周公而觀明堂每一義創通切理饜心恍若從伏濟南孔臨淮鄭北海及諸經師摳衣執經於杏壇之側聞言於夫子而昭若發矇若晝回甘樂亦在其中矣書既成當以授高材博學王欣夫弟為我詳校而寫刻以求理董於達者而傳諸其人

辛卯四月良日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一

曹元弼學

堯典第一　虞夏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說。堯者高也。饒也。風俗通皇霸篇引又曰。堯典可以觀美。白虎通曰。堯。猶嶤嶤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號篇又曰。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謚篇

說文曰。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㚧。又曰。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古文作䈞。[釋曰]大傳為今文之祖。白虎通用今文說。皆以堯為諡。馬氏用古文說。同。鄭君書注義則以堯舜為名。不以放勳重華為名。考白虎通云。堯猶諡。蓋以為堯舜本名。臣民被其澤。因其名而著尊大之義。謂堯之言高。舜之言充。合帝字稱

之。死後即以為聖德之號。猶後世之有謚耳。因名著義。如唐虞夏殷周本代名。而以為唐之言蕩蕩。夏（虞）之言樂。夏之言大。殷之言中。周之言至。蓋古有是法也。孔氏廣森大戴禮記五帝德補注云。堯舜禹為名。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故孟子稱放勳曰。又云放勳乃徂落。江氏聲尚書今注音疏云。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也。帝嚳崩。帝摯立。

弊崩。帝堯立。典。經也。常也。法也。言經常之
道。可為天下後世之常法也。案書序云。昔
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厥于位。讓
於于虞舜。作堯典。此篇敘堯事直至舜陟方。
蓋以終堯光宅之功為天下得人之事。君
道之極也。序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
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本佚篇有
舜典。而今亡。以序推之。蓋敘舜側微時及

歷試時事。孟子舜往于田父母使舜完廩云云。蓋皆舜典文。舜使益掌火以下。亦約舜典義。子道臣道之極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及禹吾無閒然矣等章。皆為虞夏書提綱。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親見百篇之書。此章蓋二典之總贊。今舜典亡而大義已具於堯典。蓋堯之治民。如天之生人。其德高大博衍。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故以親九族則九族盡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故舉舜升八元八愷以熙庶績。民之所惡爲之去之。故四罪而天下咸服。自羲農黃帝以來。備物致用以美利利天下者。至是而無遺憾。法始於伏羲而成於堯。蓋必如是而後真能安民也。舜之事堯。如地之承天。竭力盡能。立功立事。以成君之美道。故堯使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

使編〔徧〕入百官則百官時敘。使擯於四門則四門穆穆。堯憂洪水之為民害也則舜舉禹。益。堯憂萬國之不粒也則舜舉稷。堯憂五品不遜人類近於禽獸也則舜舉契。皐陶伯益伯夷夔龍等羣賢為輔。天下大治。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而卒使其憂盡釋。蓋必如是而後為真能事君也。三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本二典。而堯典文為舜典之

本。如易之有乾坤然。伊尹樂堯舜之道。周公單文祖之德。孔子祖述堯舜而制春秋。其大要並著於此篇。自世衰道微。離經叛道邪說橫興。不知堯舜治天下為何事。而生民將無噍類矣。撥亂世反諸正。其必自願學孔子樂道堯舜始。

題虞夏書者。堯舜禹之事。蓋皆虞史伯夷所記。其作在虞夏閒。故鄭本題虞夏書。蓋承先儒舊題。揚

子雲亦稱虞夏書商書周書。鄭君書贊所謂三科之條也。就虞夏書中分別之。則堯典為唐書。皐陶謨為虞書。禹貢以下為夏書。故說文兩引堯典稱唐書。書大傳亦分別唐傳虞傳夏傳。合殷周為五代。所謂五家之教也。

題古文尚書者。尚者。上也。書務以天言之。帝王治法皆本天道。故孔子尊而上之。書之稱尚書。猶易之稱周易。皆

有精義存也焉。稱古文者。孔壁所得。孔安國以今文校讀之。傳其說以至杜林衛宏賈逵馬融。賈逵各有注釋說。鄭君初受經於東郡張恭祖。後考衛賈馬之義。并參酌今文各家。擇善而從爲之注云。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放。如字。

稽古同天。三國魏志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後漢書李固傳注引作稽同[illegible]書疏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

云若。順也。爾雅釋言 稽。考也。文選魯靈光殿賦張載注 合也。周禮小宰先鄭注 史遷說。帝堯者放勳。賈氏逵馬氏融說。順考古道。魏志 馬曰。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放勳。堯名。釋文 春秋繁露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楚莊王 范升說。主不稽古。無以承天。後漢書本傳 曰。一作粤。粤說文古文作勛。釋曰 曰。文選注兩引作粤。蓋今古文異字。曰者粤之借。說

文。粵。于也。宷慎之詞也。粵若稽古。古史發端審慎尊重極至之辭。言惟順考古道以同於天者帝堯。是曰放勳。為（謂）臣民大其功而尊號之也。若順稽考常訓。鄭據書家所傳微言大義引申字訓。以稽有合義。天為古道所自出。故云稽古同天。蓋上古聖人繼天而作。以先覺覺民。後聖增修其道。備物致用以利天下。稽古所以同天。是以德

合天地而帝道備也。賈馬與鄭非有異義。而鄭說尤得作者精意。與孔子稱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合。史記五帝本紀本孔子荅宰予問五帝德篇。據彼杳五帝之下皆有曰某某之文而無名字。放勳重華。蓋如伏羲神農以其功德為稱號耳。

欽明文思安安。

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

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疏【箋云】欽。敬也。爾雅釋詁馬氏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文書說引今文思作塞。安安作晏晏。鄭氏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後漢書馮衍傳第五倫傳陳寵傳注皆引書緯考靈耀稱文塞晏晏。惟馮衍傳塞誤思。陳寵傳逮引欽明欽誤聰。段氏皆正之。郅惲子壽傳注引鄭考靈耀注。爾雅曰。晏晏。柔也。釋訓【釋曰】欽訓敬。君德之

本。虞夏書欽敬字互見。欽以狀敬之小心翼翼也。鄭云敬事節用者。制節謹度統言皆敬。蓋象天之敬。乾乾不息。允執其中。不過乎物也。子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聖人心不自足。正欽字之意。欽明序作聰明。各自爲文。漢魏人引經皆作欽明。今古文同。惟欽故明。君德莫尚乎明。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成性存存。則

光明正大。常如日月中天。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也。欽明則盡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經之以天。緯之以地。順治萬物。條理燦著。故文。欽明而文。則能通天下之志。深識獨見。吉凶與民同患。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建中立極。豫防天下萬世之弊。故思。思今文作塞。塞實也。𡫳之假借字。思塞一聲之轉。義各別而並通。思者明之用。塞者欽

之驗。誠明皆聖性也。欽明文思。則居寬行仁。博德而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安安。今文安作晏。義同。馬說欽明文思皆據周書謚法解。威儀表備。孫氏據彼文謂當作悉備。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純備彼文作純一。道德純一曰思。周書蓋已借思為塞。故馬字用古文義取書文也。吾友馬氏貞榆以中庸說此文。謂欽即齊

莊中正足以有敬。明即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文即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塞即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安安即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意頗近之。執義一則用心固。故以當塞。其次序不同者。所從言之異耳。學者以經證經。不必語語求合。而深造自得。左右逢原。見知見仁。其益正无方矣。

允恭克讓。

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疏

箋云 允。信也。釋詁 克。能也。釋言 說苑曰。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甚。迄今而益章。敬慎 讓今文作攘。漢書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攘古讓字。藝文志 荀子曰。堯讓賢。以為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成相

釋曰 詩假樂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塈。王氏鳴盛謂堯致時雍後。孜孜
釐工熙績。至七十載猶然。是也。丹書曰。敬
勝怠者吉。恭而曰允。德盛禮恭。由中達外。
恭出於至誠。有敬無怠也。又曰。義勝欲者
從。讓而曰克。樂善不倦。至公無私。讓出於
自然。有義無欲也。允恭所以措天下於至
治。克讓所以得天下之人才。說文。攘。推也。
今文作攘正字。古文假責讓字為之。大戴

記說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蓋括欽明文思安安言之。又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蓋形容其允恭也。又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蓋見其所以克讓也。史記本之。惟豫作舒。舒猶慢也。皆謂不以位為樂而惟善為寶。陳氏澧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也。

此述帝堯之德。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

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箋云（詩疏 唐疏一）光或作橫。或作廣。爾雅曰。光。充也。釋言格。至也。釋詁格一作假。說文。假。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釋曰（卸入）光者。至德之光。由充積於中而盛明於外。洛誥曰。明光上下。勤施四方。孝經曰。光于四海。與此義同。爾雅孫炎本云。光充也。故今文或作橫被。或作廣被。光廣橫聲通義相引申。爾雅郭本作桄。蓋橫之

異體。說文引經作假。蓋壁中本文。孔氏讀為格。假格古今字。據各書所引。則今古文俱格假並見。江氏云。充被四表。橫言之。至于天地。縱言之也。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于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是至于天地之事也。

以上一章。言帝之盛德。謂順考古道以同於天者帝堯。是曰放勳。其德曰欽曰明曰

文曰思曰安安。又信恭而能讓。是用光耀及四海之表。至於上天下地。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

克明俊德。

俊德。賢才兼人者。疏箋云明。猶尊也。禮運注

俊。大也。夏小正傳 以上一義

禮大學記引作克明峻德。說為自明。鄭氏曰。自明明德也。峻。大也。平當說。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漢書本傳此又一義

史遷作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司馬貞曰。訓。順也。釋曰此節明帝德光被之實。俊峻字通用。皆訓大。馴訓順三字通用。馴訓皆順也。王充論衡程材篇充以俊德致黎民雍。充習歐陽尚書與平當同。而當引作峻。充引作俊。蓋今文俊峻互見。古文當同。史記作馴者。與諸家所引皆異。馴與㑺俊

峻聲近。竊疑壁中本假馴為俊峻字。孔安國讀為俊。亦可作峻。史公以其事字特異。存其舊文。說史記者就本字解之。讀同今文五品不訓。釋為順。理亦通。俊德。大德也。謂聖人全德萬善皆備也。馴德。順德也。謂率性而行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皆即上文所謂欽明文思安安恭讓之德。大學所謂明德也。鄭彼注云。自明明德。而此注以

明爲明揚以俊德爲大德之人。惟帝能自明其大德。故能明大德之人以共治天下。臯陶謨云。愼厥身修思永。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以脩身爲本。自明明德也。中庸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能明大德之人也。聖人治天下之大德。合人己而一之。故大學上云先愼乎德。下云惟善爲寶。中庸脩身即繼以尊賢而後及親親敬大臣以下諸事。

其理一貫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釋文睦。親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箋云 五經異義夏侯歐陽說。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疏引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春秋左氏桓六年傳疏馬鄭同。既。盡也。易既濟鄭注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

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宗族）

曹植說。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求通）

親親表

【釋曰】記曰。親（親）之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詩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下云棄其九族。漢書稱高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則古義九族皆指同姓。但記云。睦於父母之黨。可

謂孝矣。則同姓九族之外。凡當親者固盡親之。既睦者。皆倫理正恩義篤也。自親九族以下。皆自明大德所為。而以大德之人輔之。皋陶謨曰。惇敘九族。大學所謂齊家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辯。鄭易為辯平別也。章。明也。後漢書劉愷傳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史記集解

箋云周語韋氏說百

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姓名 史遷平作便。皮氏錫瑞以為亦本今文 今文作辯史記索隱今文作辯章 作辯。詩采菽正義書傳作辯章 或亦作平。白虎通引 **釋曰** 平章。釋文不出鄭本異字。疑注首當云平讀為辯。引者略之。或鄭變平為辯。如詩箋易經字而釋之之例。此字

蓋古文作平。孔氏以今文校之讀為便。與洪範王道平平同。訓為辯與論語便便言同。史記鄭注皆本之。其今文字各書所引多作辯辨。或作便。或亦作平。音義實同。蓋平便聲轉。便辯辨聲同。辯辨又通用。平章者。辯別而章明之也。稱百姓者。上古人民無別。伏羲氏別男女定夫婦正父子而民始有族類。後聖吹律定姓。凡公卿百官有

功於民者。原其所以生。賜之姓以統其族。其後宗支蕃衍。又別為氏。此大夫士宗法之所由起。而典樂教冑。成均之法。自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皆教之修德學道。是以百官族姓成才實多。父子兄弟世濟其美。內有以保族宜家。外有以立功立事。此封建世祿之制所以可行。如堯育重黎之後。使

掌舊職天地之官。庶績咸熙。其後元愷同升。四門穆穆。皆辯章而昭明之效。皐陶謨曰。庶明勵翼。大學家齊而后國治。治官為治國之本。官正而國治。則民無不被其澤矣。楚語云能言能聽徹其官。謂能言其官之事。所謂敷奏以言也。能聽治通徹其官之職。所謂明試以功也。物。事也。謂就其事功賜之姓。白虎通所言。易類族辯物之事。

所以明人倫。楚語所言。禮序爵辨言之事。
所以育人才也。事相因。義相備。百姓昭明。
則凡民之家俗倫理亦由此正。側陋之賢
能亦由此興矣。　又案劉愷傳注先引經
辯章百姓。乃引鄭注辯別也。似鄭經文作
辯。釋文失載。若然。則棘下生以今文校古
文。讀平為便若辯。古文家傳其說。因以孔
所讀字易經字。鄭本承之。如說文偁易孟

氏禔既平。而虞氏傳孟易作祇。其訓則同。惠氏棟及江氏則疑壁中書作釆。孔讀為辨。僞孔氏因釆字古文與平篆相近誤為平。說亦通。但經文至重。無確據未敢從。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箋云】史遷協作合。邦作國。漢書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

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地理志
黎。衆也。釋詁 於。歎辭也。詩文王傳 變。改惡爲善也。
禮記中庸注 時。是也。釋詁 雍。和也。釋訓廱廱和也。雍雝同。應
劭曰。言衆民於變是化。用是大和也。漢書成帝
紀注 協一作叶。論衡齊世 變今文作蕃。韋氏曰。蕃。
多也。漢書成帝紀注 一作卞。漢孔宙碑 釋曰言堯盛德
所同。由諸臣而諸侯。合和萬國。巡守述職。
考禮一德。使小大庶邦皆篤於仁義。養老

尊賢。勤民恤功。衆民無不得其所。於美乎變化從上。於是大和。於者。歎其變化之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此大學平天下之事。皋陶謨所謂邇可遠也。蕃卞皆與變聲近。蕃者。言陰陽和而民衆蕃盛。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卞孫氏謂即弁之俗字。弁有槃音。大也。樂也。言民皆和親安平康樂也。音轉義變。亦通。應氏讀於如字。蓋於

時二字。省文則但曰於曰時。然於變之義。當以讀如於緝熙於穆爲善。以上一章。總論帝之盛治。言帝能自明其大德。并明揚大德之人與共治天下。由近及遠。其化如神。以親睦九族。則九族盡睦。辯章百官族姓。則羣臣父子兄弟皆誼美恩明。成才衆多有明德而無幽昏。由是協和萬國諸侯。則衆民變化大和。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也。司馬溫公謂此章為大學之道所本。蓋克明俊德。即明明德也。親九族至於黎民於變時雍。親民而作新之。皆止於至善。為萬世聖學聖治所自出。親九族由孝德而推。極於協和萬國黎民時雍。孝經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明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也。易乾元亨坤。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利貞成

既濟。萬國咸寧。於此經見之矣。

乃命羲和。

高辛氏（一引無氏字）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周禮疏序）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

徒之屬六卿是也。疏此數語馬同【箋云】馬氏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釋文以上古文說。魏相說。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漢書本傳漢書曰。厤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律厤志又曰。堯命四子

以敬授民時。是爲政首。食貨志以上今文說。

釋曰

上既述堯聖德聖治。此以下言明揚大德之人。成天平地。開虞夏之治。垂萬世之法。聖人治天下必資賢輔。於時乃命羲氏和氏。紹古重黎之職。順天文。授民時。爲釐工熙績之本。今文家以此羲和即下仲叔四子。此舉其綱。下詳其目。於文義似已協矣。古文家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謂此羲和

與下仲叔四子異人。此羲氏和氏之伯。總掌天地。下其仲叔。分司四時。如周禮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馬鄭皆云然。蓋羲和本重黎之後。重黎在高陽高辛之世。以深明天地五行歷數爲公卿大臣。正六官之職。六官之制自古而然。迄於周代。管子言黃帝有六相。（孫疏下文已引之）左傳說少皞氏鳥名官。鳳鳥氏爲歷正。合下五鳩爲司徒司馬等

五官。即六卿。顓頊時金木水火土五正。并稷為田正。亦六官。高辛承之。官制當同。夏書乃召六卿。曲禮言殷制。天子建天官太宰。合下五官。與周禮大同。前後相推。唐虞亦六官可知。國語稱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即曲禮太宰統太宗太史太祝等官及司徒掌土地人民之職。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該為蓐收脩

及熙爲玄冥爲四時之職。句龍爲后土后土即社爲地官。則稷爲天官可知。農事必審天時。故古以屬天官。與太史等通職。此經敬授民時主爲農事。周語稱稷爲大官。農祥晨正。王將耕藉。太史告稷。稷告於王。稷官司天。於義何疑。周公爲冢宰。七月之詩歷陳天時農事。蓋后稷遺敎。且金木水火但云某正。惟后稷后土稱后。蓋以天地

之官特尊之。重黎等六正皆職掌重要。王官之伯。六府肇修。功烈威大。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豈伯星歷專家而已。史記楚世家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若僅太史馮相保章之職。豈能使之誅亂。重黎世敘天地。由高陽歷高辛。能光融天下。揚子雲云。羲近重。和黎。近其職之重可知。大傳舜初又有羲伯和伯在八伯之列。即此羲和

之後。則堯時羲和仲叔以卿官兼主方岳可知。蓋上世聖人觀象於天。創造歷法。其事至難。故必以聰明睿知非常才德之大臣掌之。歷法必推測多歷年所而後明。故顓頊重黎之法至堯命羲和乃定。書缺有閒。雖巨復見遠流。而天官合五官爲六。重黎羲和職掌重大。則傳記實有明文。馬鄭之說義據通深。不可誣也。

欽若昊天。

箋云 史遷欽若作敬順。今文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古文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鄭氏說。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

下言之。詩黍離疏禮大宗伯疏周禮大書疏說文。昦。隸變作昊

春為昦天。元气昦昦。从日夰。夰亦聲。夰部昦。

秋天也。从日。文聲。目部虞書說。仁覆閔下則

偁旻天。從段氏訂日部

釋曰

文令說本爾雅。惟昊蒼二字與令文本互易。據鄭君駁五經異義及許書君說文。則四時天號各有取義。諸經稱天。但論其義。不拘其時。令古文說互通。此敬天授時。取元氣廣大博施之義。

尊而大之曰昊天。正欽若之意。經發首言欽。欽。敬也。此云欽若昊天。又云敬授民時。下又有寅賓寅餞敬致之文。寅亦敬也。聖人於事無不敬。而敬天勤民尤為出治之本。故此章言敬如此其詳。歷法蓋創自伏羲觀象於天。至此始備。順考古道。以順天而行與之同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歷象日月星辰。

〔星辰爲二〕。疏此約義。非原文。故界畫別之。〔箋云〕史遷歷象作數法。李尋說。書曰。歷厤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又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桴鼓之相應也。漢書本傳〔釋曰〕江氏聲云。秝。讀若歷讀爲秝日月而迎送之之秝。象。讀爲聖人象之之象。日一日行一

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二十八宿環列于天四時迭中者也。日月之會曰辰。（古文辰）分二十八宿之度為十二次。是為十二辰。若所謂星紀玄枵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之津是也。史公以訓詁代經。據釋詁訓歷為數。據易象法則效同義訓象為法。謂推算日月星辰之行度。法象其出入合會見伏。以

授民作事之時也。鄭此注以星辰為一。正據下星鳥星火等文。日月所會之辰。即二十八星之行度也。

敬授人時。

箋云大傳說。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

之中。知人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疏急則二句見太平御覽十一史記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疏書徐幹中論曰。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康樂。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無失也。厤數

人時。諸家引經多作民時。**釋曰**食爲民天。王政首農。而農事必順天時。故審天象定歷法以授民。曰敬授者。重之至也。孔子言道國特云使民以時。孟子論王政首稱不

違農時。皆此意。大傳據下中星為說。鄭意正如此。此總掌其法耳。各書引此經多作民時。民人義同。容師傳異字。或者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農事及諸大政皆用人正。謂之正歲。故此云敬授人時。下云歲二月東巡守。與周禮豳風義正同。

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為一章。分六節。此以上節第一節。令文家以為羲和即下仲叔。此舉

其綱。下詳其目。古文家以為此羲和之伯。總掌其法。下仲叔四子分司其事。要其大義一也。

分命羲仲。

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周禮疏序 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官。之又主方岳

之事。是爲四岳。聖賢羣輔錄注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周禮疏序【釋曰】分命者。令文家以爲歷象授時之事。分命四子掌之。古文家以爲羲和之伯官稷與司徒者旣總掌天地陰陽。定歷象授時之法。又就中分之。命其仲叔四子官秩宗司馬士共工者。各主一時之政。並掌方岳之事。此節言羲仲治東方。測日景度地居民。佐天

子春分朝日。布春政於天下。法象日星。觀察民物。以順天授時。下可三節可例推。

宅嵎夷。曰暘谷。

箋云史遷宅作居。下同。嵎作郁。暘作湯。馬氏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釋文後漢書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夷東傳宅。今文作度。周禮縫人注引宅西爲度西明宅嵎夷等諸宅字令文皆作度嵎古文本作

堣。說文曰。堣夷在冀江云。當為青。州陽段改為暘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堣夷。土部又曰。暘。日出也。从日。昜聲。虞書曰。曰暘谷。日部令文嵎東夷作禺銕。釋文引考靈燿或作嵎銕。暘谷作崵谷。說文曰。崵。首崵山也。在遼西。从山。昜聲。一曰嵎銕崵谷也。山部銕或作鐵。誤作鐵。書疏卷二夏侯等書為宅嵎鐵。夏本紀索隱令文尚書帝命驗作禺鐵。鐵並鐵之誤。【釋曰】史公據釋言訓宅

爲居。王者養民。必先安其居。書序稱帝堯光宅天下。又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孫氏云。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然則經言羲仲宅此東方居民之事也。下宅義倣放此。今文宅爲度者。方言云。度。居也。義同。戴氏震云。當從朱子說作度而訓爲度日景。與周禮測日南日北日東日西合爲一義。案度景量地。正建國居民之要。

宅嵎夷曰暘谷者。言羲仲自帝都而東。度地居民至東表嵎夷。其地謂之暘谷。凡嵎夷南交西朔方。皆指四表之地。暘谷昧谷幽都。皆以義取名。曰者。指其地而稱之。與上文帝堯曰放勳中候帝舜曰重華文例同。故鄭知下節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也。嵎夷。據禹貢在青州。其地正東。故馬據爲說。海嵎夷之地名。夷上當脫萊字。謂海

嵎萊夷之地測景之處名爲暘谷耳。嵎之言隅。暘之言陽。嵎夷暘谷是海隅出日之處。經云寅賓出日平秩東作。自當在正東。說文云，日值之而出。與史記作湯谷爲日出之地合。故江氏謂冀州陽谷冀當爲青。說文以崵爲首崵山。在遼西。下云一曰嵎銕崵谷。謂一說此崵字爲嵎銕之崵谷。非首崵也。夏本紀索隱引今文禺鐵。下云在

遼西。別一義。或司馬貞申說語。孫氏據此及范書以為在遼海之地。則偏東北矣。或以為今朝鮮地古屬青州又從馬說推而遠之。經字古文作禺堣夷暘谷。皆正字。今文作禺銕崵谷。皆假字。堣禺並轉作嵎。假封嵎字為之。銕或作鐵。同字。並讀如夷。鐵又鐵之誤。史記作郁夷湯谷者。嵎郁聲轉。暘湯聲通。湯谷見楚辭淮南。郁夷亦必見

渾言

賁則嵎夷在正東。自海隅

萊夷更推而遠之。雷學淇遼東即舜分嵎為營州後世為高麗地帝德

光宅因及

當時故書雅記。子長以證經之嵎夷暘谷。

亦以訓詁代經字之例。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謂春分朝日。作生。疏 箋云 寅。敬也。釋詁 賓當為儐。周禮司儀注 說文曰。儐。導也。从儐人。賓聲。擯。或从手。鄁人 史遷寅賓作敬道。道導字通 平秩作便程。下同。寅或作夤。李仲璇孔子廟碑作夤賓集韻引下文 貴淺 平馬作苹。曰。賓從也。苹。普庚反 使也。釋文 令

文平作辯（周禮馮相氏注引辯秩東作等）或作辯。（索隱引書傳）秩古文本作豑。說文曰。豑。爵之次弟第也。从豊从弟。虞書曰。平豑東作。（豊部）大傳說。春迎日於東郊。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略說）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孟子

趙氏說。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萬章篇

釋曰

史公寅賓為敬道。以訓詁字代經而通其假借。江氏段氏皆以寅為夤之假。說文。夤。敬惕也。書寅字古本多作夤。爾雅寅敬之訓。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注引亦作夤。賓儐古通用。江氏云。周禮司儀賓亦如之賓使者如初（二字原誤一之字）之儀。鄭皆云賓當為儐。下文賓于四門。鄭亦以賓為儐。案

寅賓為賓儐之借。故訓敬導。說文儐擯同字。禮經則以儐為禮賓字。擯為接賓字。故鄭注賓于四門云。賓擯。江氏引稍混。寅賓出日。謂佐天子春分朝日。敬導方出之日也。馬訓賓為從。如諸侯咸來賓從之義。日將出。從而迎之也。帝命驗曰。春夏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蓋引申導日之義。合東作說之。平讀便訓辨。說

見前。說文引經作平𢻳。蓋壁中本文。𢻳本爵之次第。引申爲率作興事勸課次第之義。經傳通作秩。音同義近。史公訓程。程秩一聲之轉。亦次敘課率之義。馬作華同俜。謂使敘其事。釋文於此始出馬氏異文。則上文平章馬與諸家同矣。平秩東作。謂辨別次序日東行青道而萬物作生之事。布天下之春政也。易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

也。記曰。東方者春。故春事謂之東作而屬於春官。易曰。利用爲大作。又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東作以農事爲主。而凡行慶施惠助天地、生殖萬物之政皆統之。夏小正月令所言。其遺法也。下三時準此。鄭訓作爲生者。三農生九穀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詩東

方未明疏周禮挈壺氏疏無宵中字也字〔或〕此字今增以為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月令疏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舉仲月以統一時。疏案孫疏載注如此但皆舉正中二語似孔沖遠分別馬鄭及僞孔語非注本文上日中宵中者二句及星鳥星火以下馬氏同星鳥。鶉火之方。詩七月疏殷。中也。釋文馬同春

秋。言溫涼也。文選陸機樂府注 箋云 馬氏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疏 史遷仲作中。下同。易虞氏說。震二月卦。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益卦 釋曰 言晝日之漏與夜齊。於冬夏長短為適中。星則朱鳥七宿鶉火之次七星或張星昏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日度星象

正仲春之節氣。得寒暑之中。轉以推季孟。使歷無先後時之失。順天而動。舉事必時也。詩疏引鄭注以日中爲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馬氏所謂晝夜漏各五十刻。月令所謂日夜分。以日見地上爲晝。此古法也。月令疏謂鄭說日中星鳥以爲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東漢時法。兼日出前遠曜日入後餘光各二刻半言之。鄭以古法

爲主而兼時制。注文脫誤日久。致被王肅
之誣。今合兩疏細推訂正如此。下日永日
短注亦就文訂正。蓋孔氏詩書疏本二劉。
禮記疏本熊皇。所見此節書注皆脫誤本。
各得一偏。沖遠刪定時不能勘其會同。乃
於詩書疏並譏鄭誤。不知鄭注書緯明謂
九日增減一刻。若如詩書疏所引書注。則
春分至夏至。夏至至秋分。秋分至冬至。冬

至至春分。皆止增減五刻。而禮記疏所引春分日中漏刻文與詩書疏所稱日永漏刻同。豈有鄭君如此顛倒乖錯矛盾自陷之理。記疏所引一條。可藉以發千古之蒙。然亦非全文。以為上必脫一或字。學者詳之。江氏云。于文。日出一上為旦。一者地也。昏从日从氏省。氏。下也。言日氏下也。然則日出乃為明。日入没即為昏。且此經言日

日中。下經言宵中。互文以見春分秋分晝夜同。無有修短。安有損夜益晝之法乎。案此鄭所以先據古制後采或說也。星鳥者。鳥。謂朱雀。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合成朱鳥之象。分鶉首鶉火鶉尾三次。柳星張當鶉火之次。而七星居中。張與連體。故馬鄭云七星中。大傳云張昏中。鄭云鶉火之方。明在鳥象中次者春分時為南方正

中之星也。二十八宿分四象十二次。四仲之月皆中次之中宿見於南方正中。或連體之宿相近並見。於春舉其象。於夏舉其次。於秋冬舉其宿。互文。明皆主四象中次之中宿也。星鳥星火堯典皆在仲月。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夏昏火中者。鄭意以爲堯典舉全月。月令頒朔惟舉月初。後月之朔與前月下旬無甚異。晉宋以後漸推

歲差。江氏聲云。恒星右行于天。六十九年彊半而移一度。則日躔于恒星亦六十九年彊半而差一度。月令距堯時千九百餘年。則恒星移二十餘度。故遲二十餘日至季春而昏七星中。此當堯時。則春分之昏七星中矣。殷中。釋言文。中亦正也。經於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春爲陽中。秋爲陰中。鄭云春秋言溫涼。春溫秋涼在寒暑之中

也。聖人之道莫大乎中正。二分二至當四仲之月。居震東兌西離南坎北之正位。天之中正也。聖人欽若昊天。後天而奉天時。允執其中以各正萬物之性命。法象在此。書易同義。中仲古字通。

厥民析。鳥獸孳尾。

箋云 史遷厥作其。釋文言下同。孳尾作字微。高誘說。厥民析。散布在野。呂覽仲春紀注列子說。

孳尾成羣。張湛曰。孳尾。牝牡相生也。黃帝篇注說文曰。孳。汲汲生也。子部字。乳也。子部尾。微也。尾部【釋曰】厥民析。謂其民散布在野就東作之事也。詩所謂四之日舉趾也。孳尾。據列子義謂鳥獸胎孕孳育。牝牡以尾相交接。史公作字微者。孳字乳聲通義同。尾微聲通義同。蓋以字訓孳。以微訓尾。謂物感春氣生育。孳乳微弱。也王政所以安萌芽養

幼少也。江氏云。國語魯語云。鳥獸孕。韋昭注云。謂春時。又云。鳥獸成。韋云。謂立夏鳥獸以成。是則春時鳥獸方字乳而尚微也。案聖人體天道以厚民生。因明四時出入動息自然之節而教導美利之。又推以及鳥獸。察其感時變化而阜蕃之。因以驗時氣之和否。省政令之得失。所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順理之使不失其所。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者也。 此第二節。言命羲仲治東方布春政於天下。

申命羲叔。宅南交。

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疏 箋云 申。重也。釋詁文 大傳說。中祀大交霍山。鄭氏曰。五月南巡守。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 王氏引之以交字為衍。是。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注見通鑑前編 又說。堯南撫交阯。水經淹水注

釋曰 既命羲仲。

又命其叔。故曰申。下申命和叔同。宅南交者。言羲叔自帝都而南。度地居民至南表南交之地。南交蓋霍山之南荊州極南之界地名。或以為交阯。即令安南地。帝德光宅固宜及之。而度景至此。或似過遠。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者。經四節立文一例。東西北所宅之地下皆有曰某某之文。不應南方獨闕。大傳云。元祀代泰山。中

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華山。幽都弘山祀。皆以氣言。蓋宅嵎夷宅南交等。皆四方測景所極之地。曰暘谷曰昧谷或作柳穀等。皆以四方之氣名其地。與其地本名通爲一義。嵎之言隅。夷之言柢。言東隅物柢地而出。是日出之谷。故曰暘谷。南者大陽正位。生氣交暢。萬物相見乎離。故南交宜曰明都。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是南

方稱明之義。西稱昧谷或稱柳穀。北稱幽都。亦皆以氣名之。凡寒暑溫涼之氣由日之進退。曰暘曰明曰昧柳曰幽。皆據日以言。暘。日出也。昧柳。日入也。明。日中天也。幽。日伏地也。日尚其中。經於日出日入日伏皆著其象。豈日中之明反略不言。春秋皆稱谷。則冬夏宜皆稱都。谷者出入之處。都之言聚。南方陽氣所聚。北方陰氣所聚也。

北稱幽則南自稱明。故鄭知經闕此三字。大傳西稱柳穀北稱幽都皆見經。南稱大交與經一字同。東稱代不見經。而與經意可會。蓋七十子後學者相傳古說。雖文有參差。而以氣名地之義由此昭然著明。南交當有明都之名即由此可推而知矣。又云南撫交阯者。蓋言帝德先被所至。或據大戴禮少閒篇及墨子等文。以交阯與幽

都相對。謂不當更有明都之文。不知古人引書錯舉往往而有。交阯未必即南交。即謂大戴等書掇取此經。於北舉下句幽都。於南舉上句南交。於東西則更舉出日納日之文以括所宅所名之地。本隨文便。非取畫一。安在其爲本無曰明都三字之證乎。鄭以此三字爲摩滅者。我友陳氏慶年謂古本當有摩滅之迹。説甚有見。蓋曰明

都句。今文脫。壁中古文此處漆書摩滅空
闕約三字。孔君以今文校古文。遇闕處當
據補。而此處今文所無。不能補。故但依伏
本寫經授史遷等。而別著此說存疑。古文字
家師師相傳。賈馬等與中秘書當嘗見其
摩滅之迹。鄭君逮聞而載之注以達經意。
非敢改經也。王氏引之謂明都不見傳記。
豫州藪孟諸史記作明都。非極南地。不知

昧谷柳穀。傳記亦絶無聞。南交稱明都。與豫州藪初不相涉。何妨各自爲名。又韋昭合大傳謂經當作宅南曰大交。鑿空改經。殊失之。　或云。南交即交阯。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故地名交阯。經謂之南交。則取南方生氣交暢之義。

平秩南訛。

箋云 訛。化也。言釋 史遷訛作譌。蜀大字本毛本如此。集解

引僞孔傳字同。或作爲。索隱云。爲依字讀。孔安國强讀爲訛。官本據此改作南爲。並改集解。令文作譌。馮相氏注引辨秩南譌。葉林宗影鈔宋本釋文譌作僞。一作僞。漢書王莽傳【釋曰】平秩南訛。謂辨別次序日南行赤道而萬物化育之事。布天下之夏政也。易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記曰。南方者夏。故夏事謂之南訛而屬於夏官。訛俗字。當作譌。江氏云。譌。化也。夏氣任養。化成萬物。故曰南

譌。謂助天養之政令。夏官辨敘之也。案南訛亦以農事夏耘發育禾稼為主。而凡助天養化。如五行傳稱仲夏朔令振貧窮惠孤寡之等皆統之。史記訛作譌或作為者。蓋裴氏小司馬氏所據本各不同。或小司馬所見集解字亦作為作如字解。而以僞孔轉讀為非。愚謂壁中古文當作為。孔君依令文讀作譌。以應爾雅譌化也之讀。令本

作訛。古文家相傳至馬鄭義皆同。僞孔襲之。故釋文不出馬鄭異字異訓。爲本有化義。譌僞皆從爲聲。僞亦化也。義見荀子。凡聲近字多相假借。古字假借之法。有省借。有增借。如堣夷令文堣作禺。此省借也。夷作銕。此增借也。此經爲字令文作譌作僞。正夷作銕之例。增加偏旁。特从言人从異耳。譌俗作訛。猶銕之轉爲鐵誤爲鐵也。釋言

譌化正訓此文。爲字古音近譌。故孔讀爲作譌。爲與化聲近。俗書譌作訛亦因此。或漢世以隸寫經不廢此字。此經爲譌僞三字音皆當從譌同吪。義皆當從爲訓化。

敬致。

【箋云】周禮馮相氏曰。冬夏致日。【釋曰】詩疏引下文鄭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嶽之事得。則夏氣和。江氏據以說此文云。致。致日也。

謂立八尺之表。視其晷景。夏至之景尺有五寸爲短之極。短極則氣至。無伏陰之患。是夏氣和也。案江合馮相氏注推之。良是。蓋嘗測日景以求地中。由此正地之東西南北。及各地寒暑風陰之常度。以驗氣之乖和。政之得失。馮相氏言春秋致月冬夏致日。經獨於夏言之者。舉一隅以見三時。大司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亦據夏日至而言。月令四時之閒有中央土。此不言者。易坎離震兌居四正水火木金子午卯酉正位。乾坤艮巽居四維辰戌丑未皆土。而坤土在未。託位於火。當四方四時之中。夏至致日景。自地中而分正四方。正土位。故特於平秩南訛下著此下文。即明堂中央之政土也。羲和測四表之景雖各自帝都而出。而日東日西日南日北

之差。必自土中分之。周禮建國之法。唐虞已造其端矣。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日長（詩疏作永）者。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或以爲（十三字今補）日見之漏六（此字今改原誤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周禮挈壺氏疏）日不見之漏三（原誤四）十五刻。（詩東方未明疏）星火。大火之屬。（詩七月疏）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

氣昏火星中。同上箋云永。長也。釋詁馬氏曰。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詩東方未明疏白虎通曰。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凡十二時日見有其八。故極長也。日月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釋曰言晝日之漏遠多於夜。於四時為極長。星則蒼龍七宿大火之次房星與心星昏

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日度星象正仲夏之節氣。無伏陰干陽。轉以推季孟。使令無失時。與春政同也。鄭注日永數語脫誤尤甚。令參合各疏細校上下文義讀正如此。說詳前。高注呂覽謂夏至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足正鄭注誤字。星火者。火。謂大火之次。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合成蒼龍之象。分壽星大火析

木三火。氐房心在大火次中。房最在中而心與連體。孔氏云。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案大火為次名。非獨心星。而心得專名大火。亦往往合房為稱。故鄭云心為大火之屬。大火三十度。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皆屬之。而房心居中。心又與次同名。故大傳云主夏者火。經言仲夏星火。夏小正云五

月火中。而月令火中在季夏者。經以二分二至之氣統四仲全月。月令須朔在月初。季夏之朔昏火中。則仲夏下旬房心固已中矣。故上注云仲夏之昏星心中。此注云夏至之氣昏火星中。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者。蓋統敬致說之。測日景正漏刻觀星象皆所以驗時氣也。後人論堯典與月令多以歲差為說。詳星鳥下。

厥民因。鳥獸希革。

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斯干疏箋云因。就也。希。同稀疏也。並說文義蠠錯說。鳥獸希毛。本傳釋曰夏時農功尤繁。其民相就助耘耨。鳥獸暑時皆毛落希少皮見。皮去毛曰革。蠠錯說與鄭同。蓋受之伏生者。

此第三節。言命羲叔治南方布夏政於天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兑山。史記集解箋云

史還分作申。西作西土。昧一作柳。集解徐廣說

令文作柳。卷書疏二夏侯等書昧谷為柳谷。周禮鄭氏說。

柳之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大

之傳說。秋祀柳穀華山。鄭氏曰。八月西巡

守。寄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昧或作蒙。漢書

郊郊祀志注張張晏說釋曰分命義同羲仲。史公作

作申。蓋傳寫誤。或以羲仲初命既云分。三

子承其後故皆云申。然馬鄭注本及鄭周禮注引此經文同。則今古文皆作分矣。宅西曰昧谷。言和仲自帝都而西。度地居民至西表之地。其測景之處名曰昧谷也。經但言西。不言西表地名。史遷作西土。葢增字以足經文。竊疑西者。即西表之地山若邑名。秦漢隴西有西縣。其名當有自來。易卦兌位正西。兌山之名或因古測景之處

柳穀之祀取義。故鄭據言之。若禹貢西被流沙。以論帝德光宅所至則然。度景亦似過遠。大傳言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華山。幽都弘山祀。弘山即恆山。幽都即幽州。幽都去恆山非絶遠。則南交去霍山。柳穀去華山。其遠近推之可知。蓋亦如海隅萊夷之去岱山耳。或推而遠之。疑事毋質。並存其義。眛今文作柳。鄭周禮注作度稱西

曰柳(栖)穀。與大傳合。周禮故書柳(栖)作櫝。蓋昧櫝聲轉。櫝柳(栖)聲通。由此字變。柳(栖)訓聚。賈疏謂日將入色赤兼有餘色。則大義不殊。谷正字。穀借字。昧又作蒙者。張晏注漢書以蒙谷與暘陽谷對。陽即暘。蒙即昧。蒙昧聲通義同。陳氏喬樅云。爾雅西至日所入為大蒙。淮南子日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即昧谷也。論衡說日篇云。儒者論日。旦出

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或因柳桺谷而爲之說。○三國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注書違失曰。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段氏曰。如虞言。則鄭尚書本作丣。鄭云丣讀當爲昧。虞意今文作桺近是。故非之。以愚審之。丣丣二字易混。壁中必是丣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爲昧。若壁中

是卯字。則鄭豈不能比合令文桺穀爲說。伏生作桺。孔壁作丣。形與聲皆略相似。虞不細考。謂壁中與伏生合。妄譏鄭君。案段意壁中本作丣。鄭以丣爲昧之假借字。非寅丣字本義。亦非丣字誤文。蓋丣之言冒。冒蒙昧皆聲轉義同。日出爲暘。則日入爲昧。故鄭讀丣爲昧。與爾雅大蒙淮南蒙谷正同義。鄭不破丣爲卯者。丣卯相對。東不

稱邪谷則西亦不稱邪谷。今文梆字。因與邪形聲相近而變。其訓為聚。無廣韋合。虞誤認鄭本邪字為邪。故妄譏之。其說甚精。然鄭本經果作邪。鄭讀為眛。則與偽孔本直作眛者大異。且鄭以前賈馬等邪字何說。釋文何不一及。書疏史記注何以亦皆無文。竊疑虞氏習經桴鼓閒。未嘗典祕書見壁中本。徒據梆字从古文邪推之。以為

桺丣同聲同字。令文桺穀古文當止作丣字而讀從桺。謂鄭本作眛為誤。其實非真見作丣之本。故但云古大篆。不云壁中古文。亦猶分北三苗因篆體𠔁字似公而謂經是公字。乃受同冒因同字與冃相似而謂經本作冃。非真有作公作冃之本也。此經壁中本即作眛。令文作桺。音轉字變耳。仲翔好以古字說經而未得見真古本。又露

才揚己。輕議先達。故有此失。然其易學自獨有千古。足補鄭君逸象。且其人亦氣節之士。非王肅輩比。鄭君中行。仲翔狂狷。蓋皆聖人之所與也。說詳述學詩自注。

餞寅納日。平秋西成。謂秋分夕月。疏 **箋云**餞。送去也。說文食部史遷寅餞亦作敬道。納作入。大傳說。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命

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馬氏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釋文集韻引書賓淺納日。云馬融讀。

二十八種

釋曰 史公寅餞亦作敬道者。道即導字。陳氏喬樅云。導兼有迎送二誼。周語候人為導。此迎來而導之也。孟子導之出疆。此送往而導之也。寅賓者迎日出。故曰敬道出。日。寅餞者送日入。故曰敬道入。日。索

帝命驗云。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故寅賓寅餞皆訓敬道。大戴禮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即此義。寅餞納日。謂佐天子秋分將夕月。先敬導餞送將入之日。納入同義。禮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經春秋皆言日。則夕月前當先夕日矣。日君象。臣於君有朝朝暮夕之禮也。鄭云秋分夕月者。江氏云。魯語少采夕月。韋注云。夕月以秋分。此

下言宵中。則是秋分。玆言納日。則是夕時。

案日以照晝。月以照夜。經言納日。又言宵中。則此時日往月來。皆致其敬矣。馬訓餞爲滅。轉爲沒者。釋文引文不備。據集韻則馬氏原文當有讀餞爲淺之語。蓋丁氏在左右采獲得之。淺有薄迫將盡之義。細繹馬意。出日納日皆當就人言。寅賓出日者。敬從其方出而出之。寅餞納日者。敬候其

將沒而納之。然終覺迂迴。此字今古文皆作餞。書大傳固有明文。釋文正義不出鄭注異文異義。則僞孔訓餞爲送。實襲鄭注。淺非送義。疏絕無分別字義之語。則古文相承亦作餞甚明。段氏分別淺餞未當。帝命驗曰。秋冬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亦引申送日之義。平秩西成。謂辨別次序日西行白道而萬物收成

之事。布天下之秋政也。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功成則說。記曰。西方者秋。故秋事謂之西成而屬於秋官。西成亦以農事收斂爲主。而凡省刑罰薄稅斂平獄訟除民害助天成物之政皆統之。大傳云助秋殺者。以生道殺民。除殘去賊。正以保我黎民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挈壺氏疏〔或以為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二十字今補虛。玄武中虛宿也。詩七月疏箋云史遷宵作夜。釋文言殷作正。周禮鄭氏說。宵。定氏昏也。書曰。宵中星虛。司寤氏注釋曰言夜之漏刻與晝齊。於冬夏長短為適中。星則玄武七宿玄枵之次虛星昏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正仲秋之節氣。使歷無失誤。得

寒暑之中也。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故皆言殷。明正而且中也。此史公殷作正。或傳寫誤。廣雅。殷。正也。中與正大分亦同耳。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合成玄武之象。分星紀玄枵諏訾三次。女虛危當玄枵之次。而虛星居中。春言象。夏言次。秋冬言正中一星。互文。鄭注增句以仲春例推之。說詳前。

厥民夷。鳥獸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周禮司裘疏箋云史遷夷下有易字。說文曰。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毛部毛或作毨。司裘注釋曰釋詁。夷平易也。史公以易代夷。臧氏琳謂史記夷字衍。是也。厥民夷。謂農事少。民得安居平易也。鳥獸毛毨。謂毛更生整理。漸盛可選取也。周禮注云。中秋

鳥獸毴毨。釋文。毴音毛。惠氏以毴為髦之誤。段氏則謂此字从隼毛聲。孔安國巳易為毛。鄭從壁中舊文引之。然說文何以無此字。姑從蓋闕。　此第四節。言命和仲治西方。布秋政於天下。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箋云 史遷朔作北。爾雅北方有幽都。釋地 大傳說。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

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歲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歲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吁曰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又說。幽都弘山祀。鄭氏曰。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恒山也。北稱幽都。淮南子曰。西北方曰幽都之門。高誘曰。幽闇。都聚。玄冥將始用

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墬形訓釋曰申
命義同羲叔。宅朔方曰幽都。言和叔自帝
都而北。度地居民至北表之地。其測景之
處名曰幽都也。經云朔方。不言北表地名。
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曰。方。朔方。近
玁狁之國。朔方雖為北地大名。而測景之
所或有專名朔方者。詩即所稱蓋其地。去
恒山亦不甚遠。若禹貢云朔南暨聲教。則

帝德光被至荒服以外。漢武所置朔方郡或且過之矣。釋詁云。朔。北方也。故大傳史公皆作北。冬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曰幽都。鄭云北稱幽都。高氏淮南注所說正其義。幽都即幽州之地。山若其後舜分冀州之域燕以北為幽州。蓋即取幽都為名。大傳云吁吸也者萬物之終始。蓋括下朔易言之。〇日月星之行皆至北而伏。故北方

者伏方也。伏則不見。故謂之幽都。於八卦之位值坎。坎陷陽陰中。幽也。天行無一息之停。伏於此即起於此。日月星之行皆起於北。終則復始。故北方謂之朔方。朔。始也。月三十日滅藏於癸。即與日會於壬而光漸生。故月日一謂之合朔。三辰之行皆自北而東而南。萬物皆相見。故南稱大交。當謂之明都。卦位值離。離陽顯陰外。明也。冬夏

皆稱都者。九家易義姤卦陽爻聚於午。復卦陰爻羣於子。都者羣聚之意。然姤卦陽盛於上而一陰生下。坤化成物。陽功得陰而化。故夏曰南訛。至秋則化而成矣。故曰西成。復卦陰盛於上而一陽生下。乾以易知謂變易。陰極陽生。乾元息坤。故冬曰朔易。至春則易而動矣。故曰東作。易出復初。一陽初起。萬物之始。朔易之義。乾初九潛

龍勿用。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大傳說辯在朔易以伏物言。天地生氣流行不息。秋殺冬藏。正改歲發生之本。朔易者。保養萬物於內。惟伏故能動也。易書精義相表裏。學者宜細參之。

平在朔易。

箋云 在。察也。釋詁 大傳說。辯在朔易。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

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
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或稱大傳云使在伏物。索隱
史遷同。釋曰平在朔易。謂辨別考察日北
行黑道而萬物成終成始變易之事。布天
下之冬政也。易曰。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記曰。北方者冬。經例稱北為
朔。故經例冬事謂之朔易而屬於冬官。北
稱朔。即易消息終於坤亥出乾初子之義。

天行左旋。自北而東而南而西而歸於北。復從北起。終古如此。故冬至為歷元。朔易與南作東南訛西成相對。御覽引大傳明舉經文辯在朔易。且訓朔為始。而索隱謂大傳云便在伏物者。陳氏謂伏生兼存異文。皮氏錫瑞謂大傳係伏生沒後歐陽張生各述所聞故不同。愚謂辯在朔易。經文也。便在伏物。或傳解經之語變易經字而

述之以顯經意。史公以訓詁代經正此例。

大傳訓朔爲始。而引傳曰云云皆伏物之

義。度其下當有伏物之語。且明終則有始

之義。特殘缺不可考耳。謹蓋藏閉閤等。辯

察伏物。正爲來歲更始之備。是即所以在

朔易也。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春

之長草木也不茂。易曰。艮。萬物之所成終

而所成始也。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

此室處。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皆其義。三時事多。當次第課率。故言秩。冬主考（案）蓋藏。伏而有待。故言在。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刻。或以爲（六字令補）四十五刻。於時最短。（周禮挈壺氏疏）昴。白虎中宿也。（詩七月疏）箋云馬氏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

漏六十刻。詩東方未明疏白虎通曰。冬節夜長。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凡十二時日見有其四。故極短也。日月【釋曰】言晝日之漏不及夜。於四時為極短。星則白虎七宿大梁之次昴星昏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正仲冬之節氣。無慭陽爍陰。則歷不違天令不失時也。鄭注補脫六字說詳前。高注呂覽謂冬至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

十五。與或義同。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合成白虎之象。分降婁大梁實沈三次。昴在大梁中。昴字从日卯聲。形聲非會意。或以西方宿宜從丣。未是。

厥民隩。據文選注則鄭本作奧。釋文失載。或以隩奧通字略之。鳥獸氄毛。釋文。氄。如勇反。

奧。內也。文選赭白馬賦注載。箋云史遷隩作燠。馬氏曰。隩。煖也。氄。溫柔釋文氄毛。壁中古文作⿺毛隼

𣯍。說文曰。𣯍。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𣯍髦。而尹切。又人勇切。毛部今文作𧜵毛。說文。𣯍重文作𧜵。从衣从朕。虞書曰。鳥獸𧜵毛。而隴切。𣯍部疊錯說。鳥獸毴毛。本傳**釋曰**冬時氣寒。民皆入室內隱奧之處避寒就煖。鳥獸皆生柔耎細毛以自温。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故云内。奧正字。隩假借字。史公讀隩為燠。與馬義同。說文稱書兩文不同。蓋𣯍為孔

壁古文。褎疑亦伏壁舊文。毴正字。褎借字。

氄則毴之隸變。師讀易字。音義皆同。氄毛

即毴毛。謂細毛豐滿也。毛正字。髦借字。禮

即夕記既注令文髦爲毛。則褎毛爲令文

審矣。 此第五節。言命和叔治北方。布冬

政於天下。

帝曰。咨。汝羲暨和。

箋云咨嗟。暨與也。釋詁史遷省此文。釋曰咨。

嗟歎而命之也。蓋愼重官人求賢若渴之誠意發於聲者。帝命羲和六子各有所職而事相聯職相通。故總呼而命之。曁者。臮之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紀時事。公羊隱元年疏箋云史遷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

正四時。朞。期之變體。壁中古文作稘。說文曰。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唐大徐本作虞。段氏謂凡引堯典皆當作唐書。書曰。稘三百有六旬。禾部又曰。旬。徧也。十日為旬。从勹日。勹部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王部白虎通曰。月者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日月又曰。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

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為一歲也。四時

釋曰 朞。一歲天行周而復始也。孔君讀朞為暮。從令文假借通用字。史公作歲。六旬作六十。定作正。皆以訓詁代經。有。又也。言天行一周。凡三百又六旬又入六日之限。而一歲十二月。月常數三十日。又大小月相間。日月之行不齊。於其閒置閏月。以有餘補不足。使四時啟閉分至不失其常以成歲。

著之為歷。為奉時立事之本。江氏云。秝。謂二十四氣一周。復其始之時也。秝則禾一熟。故字从禾。與季同意。一歲二十四氣為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日之一。入六日之内。故經舉全數言之。案天行至健。一日一夜繞地左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七政皆隨天左旋。日日行一周天。不及天一度。月日行於周天之度又

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行日進。則日月之行日見為退。故術家謂之右旋。據其不及之度以為所行之度。故洛書甄燿度云。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天。自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帀二十四氣謂之歲。鄭注周禮太史所謂中數曰歲也。月行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三弱而周天。又越二日有餘而與日會。謂之合朔。故考靈燿曰。九百四十分為日。一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故兩月一大一小而有餘分。積十二合朔歷四時謂之年。鄭注太史所謂朔數曰年也。歲氣盈五日有奇。舉其成數為六日。年朔虛五日有奇。亦舉其成數為六日。故曰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實則合氣

盈朔虛止十一日弱。歷三年多三十餘日。勢將以正月為二月二月為三月。以次遞遷。又其久將春為夏夏為秋秋為冬。而四時不定歲不成矣。聖人觀象於天。見每月斗建一辰。而三年之內。必有一月斗指兩辰之閒者。適符氣盈朔虛合積成月之數。且前月中氣在此月朔前。後月中氣在來月朔後。而節在此月中半。與他月不同。於

是置以為閏。而時之春夏秋冬。月之孟仲季。由此終古不忒。而歲得以成。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自伏羲分天度黃帝作甲子以來。至是而歷法始備。所以成天道俾民不迷為萬世法。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是其義也。聖人制法。皆因天道之自然。日行一周天。從旦至旦謂之日。月與日一會。從

朔至朔謂之月。晦朔弦望。有目共見。斗月建一辰。而閏月指兩辰之閒。亦有目共見。閏月非聖人設法以彌縫氣朔。乃三年中於常月之外實多此一月。晦朔弦望皆備。此天自然之象也。朔數與中數相爲經緯。每月一節一中。自歷元十一月朔冬至而後。由漸推移。節恒在月初。中恒在月中。而閏月之前中在月杪。閏月之後中在月初。

後月之節在閏月中半。故周書曰閏無中氣。春秋傳曰舉正於中。謂中氣必在正不在閏也。每月中氣恒月在中。閏前後兩月獨在月杪月初。然以是月分屬兩月。則月杪月初之中氣仍在其中耳。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兩閏必在前後兩月中氣之閒。與斗建相應。故置閏前後相去時有推移。至十九年七閏為一章。則氣朔餘分齊。積四千

千六百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復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此天自然之數也。歷法微妙。而日月星則人人共見。中國以農事為重。有閏以正四時。而星鳥星火星虛星昴之象無差。凡民一望而知。事無失時矣。故置閏為歷象之樞紐。此聖人用其中於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鄭君云啟閉分

至不失其常者。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爲八節。有閏月而後各當其時也。今之妄人。不察歲年之自相經緯。妄改歷法。破壞月體。詭變名實。襲李斯焚書愚民趙高指鹿爲馬之故智。塗民耳目。以亂天常。幸而往時欽天監疇人子弟猶存。歲歷猶有可考。以待剝極而復行夏之時放唐之文焉。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箋云 史遷允釐作信飭。工作官。庶績咸熙作衆功皆興。熙。令文或作喜。揚雄劇秦美新或作美。漢書律歷志

釋曰 史公訓釐爲飭者。江氏云。鄭注易噬嗑象傳云。飭。猶理也。箋詩頌臣工云。釐。理也。則釐飭同誼。工官。臣工傳誼。餘皆本爾雅。以訓詁代經。陳氏澧云。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

可知也。此謂尚書古文。觀於史記采尚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棐允信巳見前。書允字最多。王道成於信。民無信不立。信莫信於時。聖人與四時合其序。信如

四時也。時正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信飭百官無或廢怠誤亂。而衆功皆興矣。熙或作僖作喜。音近。或訓美。義近。　此第六節。總命羲和置閏正時。○自乃命羲和至此為一章。定歲歷授民時垂萬世法。陳氏澧曰。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熙庶績歸於此事。蓋自

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歷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即所謂釐百工也。若無歷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歷爲要務也。治歷專爲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闘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敝。西洋人乃以此自衒。阮文達公割圜密率

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士。藹藹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土歷算之學。其意深矣。然聖人師萬物而不為萬物所蔽。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窮極天文歷法之精微。兼采西法以正近代之疏失。而一折衷於先王成憲。是為大中至正永無流弊之法。阮氏陳氏所言。蓋預見今日倍上蔑

古用夷變夏之禍。欲撥人心之亂而反諸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箋云 疇。誰。釋詁 庸。用也。說文用部 史遷作堯曰誰可順此事。馬氏曰。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唐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疏 疇。壁中古文作𠷎𠷎。說文曰。𠷎。詞也。从白。𠷎聲。𠷎與疇同。虞書帝

曰疇咨。白部

釋曰 自此至績用弗成。言帝求賢之勤得人之難。以起下文舉舜之事。疇。壁經作𠷎。說文云詞也。段氏謂詞上當有誰字。與𠷎字直訓誰義近。疇蓋今文段借字。孔君讀𠷎爲疇也。咨嗟。孔疏云。嗟人之難得。王氏先謙云。方言疇誰。繼以嗟歎。堯獨憂深念。史臣狀其語聲如此。愚謂許云誰詞。蓋將嗟歎而發聲躊躇愼難之意。咨

者。嗟歎而命之之詞。下文咨十有二牧。謂咨命十二牧也。唐虞命官之詞皆曰咨。舉得其人。則俞而咨之。下文俞咨禹俞咨垂等是也。未得其人而求之。則疇而咨之。此文疇咨是也。疇咨若時登庸。言於誰乎咨命能順是者升而用之。即繼羲和之職也。史公作誰可順此事。蓋檃括下文若予采而言。順此即若時。事即采。時。是也。是。此也。

采事也。皆以訓詁代經。馬則以若時為順四時。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史記正義 箋云 史遷充胤作嗣。朱作丹朱。啟作開。馬氏曰。胤。嗣也。釋文 朱。朱壁中古文作絑。說文曰。絑。純赤也。虞書丹絑朱如此。糸部 釋曰 釋詁胤嗣同訓繼。啟者。启之借。說文。启。開也。史皆以

訓詁代經。以朱爲丹朱者。朱後封於丹。故臯陶謨稱丹朱。史據言之。古人内舉不避親。故放齊不以舉帝子爲嫌。朱蓋質非昏愚。但以其開明之才用之不善。放齊見其表未知其實。以朱他日能當嗣位。宜因才其才而習之政事。故舉之。如書傳説太子迎侯之意。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言皆由下升。故以應登庸

之閒。實失帝旨。說文引丹朱字作絑。此文當同。淮南泰族訓云。雖有天下而絑勿能統也。與壁經合。

帝曰。吁。嚚訟。可乎。

【箋云】吁。驚也。說文口部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僖二十四年傳訟。爭也。說文言部史遷作頑凶不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訟馬作庸。釋文

【釋曰】吁。驚異之詞。放齊舉非其人。

故帝驚異歎之。嚚訟。言帝朱不忠信而好爭辯。史公作頑凶者。頑嚚同類。凶蓋訩之省。詩節南山傳云。訩。訟也。禮中庸注凶頑連文。即頑凶之倒。蓋漢時習用語。故史以代經。可乎。言不可。史以不用釋之。因於下似于似恭漫天負命毀族下皆云不可以足經意。或以下不可二字皆經所無遂疑此可乎二字為後人所加。大謬。馬作庸者。古

字假借。訟或作頌。頌或作庸。蓋古文傳讀變易。義則同也。嚚訟與開明似是而非。開明者。是非各當。言必有中。嚚訟者。變亂是非。禦人口給。居官則以私智僨事。為君則拒諫飾非言莫予違以喪其邦。聖人至公無私。知人如神。故能灼見其子之惡而不用。　此第一節。言丹朱不可用。帝所以他日求得舜而授以天下。

帝曰。疇咨若予采。

箋云采。事也。釋詁史遷說爲堯又曰誰可者。馬氏曰。采。官也。釋文

釋曰放齊舉丹朱不可用。帝急於求賢。故又曰於誰乎咨命順予事者。史記凡帝曰皆作堯曰。此獨稱堯又曰。明兩文相承。上云順此事。已括采義。故此但云誰可者。史公說經或約舉大意。此其例。馬讀采爲寀。釋詁云。官也。寀。下文咨

四岳舉鯀。與此雖異事。時亦相近。皆爲舉舜張本。故下節史文亦稱又曰。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共工。水官名。史記集解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疏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周禮疏序

箋云都。於。鳩。聚也。釋詁僝舊本作僝。史遷驩作讙。方作旁。鳩作聚。僝作

布。馬氏曰。㑞。具也。釋文鳩壁中古文作救。說文曰。㑞。具也。从人。孨聲。虞書曰。旁救汲古閣剜改作方鳩今依宋本㑞功。人部今文作逑。㑞作孱。說文曰。逑。聚斂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辵部

【釋曰】驩讙聲同通用。都於聲近。歎美辭。方旁鳩聚㑞布皆訓詁字。說文。旁。溥也。方聲。廣雅釋詁。方。大也。又云。旁。大也。義同。古書通用同互見。㑞訓具。備具則布列也。說文

兩引書。段氏謂人部旁救當作方救。方救僝功。古文也。旁逑孱功。今文也。近之。方救借字。旁逑正字。蓋孔壁古文作救。伏壁舊文作逑。經師皆讀為鳩。從當時通用假借字。僝正字。孱借字。釋文作僝。與許書合。今注疏本多作僝。僝之異體。方鳩僝功。謂大聚衆善備具功事。蓋張大其辭以求帝用。以帝之聖神。臣下豈敢任意欺罔。小人欲

竊取權勢。亦必以小善自見。爲徒黨標榜之資。但病根在心術。終必爲大姦慝。若後世王莽王安石是也。經傳言共工有三。一爲水德之君。見春秋傳禮記。一爲顓頊高辛閒姜姓諸侯。見國語。一爲少皞氏不才子。則此工共也。鄭注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云云者。上經云若時。此云若予釆。史括之曰順此事。承上命羲和言之。則此事即指

羲和之職。羲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令求賢任官未得其人。則庶事多闕為帝憂。此釋采字兼事與官二義。鄭注與經意史文皆密合。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箋云 史遷說為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春秋傳作靖譖庸回。恭令文或作龔。漢書王尊傳 滔。慢也。詩蕩傳 白虎通曰。使民務仁立義無

滔天。

壽命 釋曰 孫氏云。史公靜爲善者。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靖。善也。靜與靖同。違爲僻者。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云。回。邪僻也。周語注。違。邪也。違與回同。滔爲漫者。漫與慢同。彖易大傳象也者像也。像。似也。象與像同。帝言共工徒善其言而其用則邪僻。貌似恭而心實慢天、道。江氏云。靜言。巧言也。象恭。令色也。愚謂靜言庸違。是行與言反。

不用中為常道而用邪僻。所謂小人反中庸也。象恭。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滔天。為不善無所不至。小人而無忌憚。不虞天性。不畏天命也。如此之人。非不知善之當為惡之不可為。而邪僻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後世僉人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民怨不足恤。飾淫辭以文姦者。正襲其故智。孔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與論共工之姦同意。或謂帝知共驩之不可而當時並列於朝者。蓋人才難得。使貪使詐。偏長可取。聖人皆欲節制而變化之。驅而納之於善。及其長惡罪不悛。狀衆著。天下之民皆曰不可。然後去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靜言一作靖譖者。譖讒也。謂其言近似有理以讒謗人。是用邪僻也。恭作龔者。假借字。

此第二節。言共工不可用。驩兜與之朋比。他日所以同放流之。

帝曰。咨。四岳。

四岳。四時之官。主四詩崧高疏作方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分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骸鯀之誤體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周禮疏序

【箋云】史遷作堯又曰嗟四嶽。下咨

嶽岳字同。咨或作諮。白虎通號篇四或作三。儀禮覲禮疏或以四岳為四方諸侯。漢書百官公卿表

釋曰此與上二節雖異事而時相接。故史亦稱又曰。嗟者。歎而命四岳舉人也。岳者。嶽之古文。史皆作嶽。咨作諮者。蓋今文假借字。三者。四之古文。鄭說與經義史文密合。蓋自孔子國遞傳至衛賈馬者。江氏謂大傳惟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泰山霍山華山

弘山各有兩伯。鄭注以元祀爲舜假文祖之年。維時四嶽已有八伯。則八伯置當在前。自是以羲和氏子死而分置。大傳八伯。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文闕。此在堯時。當別自有人。而見於經於者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他則一無所見。故舉四人言之。非謂此四人必在八伯中也。案江說甚得鄭意。蓋經言疇咨若時

若予采。即指羲和之事。四時之官兼主方岳者。而驩兜舉共工。且云方鳩僝功。見其能勝岳伯之任。共驩等本以諸侯入為王官。當各以偏長見功。於秩次可升。帝雖斥其不善。而當時大臣。羲和以後舜禹以前。於文可知者。惟驩兜共工於放齊鯀四人。故書家推論或以為在八百中。鄭存其說耳。四岳者。統八伯之稱。或以為兼四方諸

侯。蓋令文家別說。舉四岳以包羣侯。故下稱僉曰。後世或以四岳爲一人。觀下文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文。其非一人可知。周語稱四岳佐禹。下云一王四伯。尤四岳非一人之明證。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箋云 湯湯。水盛貌。詩傳 洪。大也。釋詁 割。害也。廣雅釋言 害。割也。蕩蕩。同潒。水潒瀁也。說文水部潒下云。讀若蕩。

懷。同褱俠也。說文衣部襄。駕也。釋言大阜曰陵。釋地浩浩。廣大貌。淮南俶真訓注滔。水漫漫大貌。說文水部史遷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說文引虞書曰洪水浩浩。水部浩一作滈。史記夏本紀懷一作褱。漢書地理志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又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釋曰】此三句。極言洪水為民害。方同旁。割者害之借。方割。言廣為害也。

蕩者。潒之借。懷山。言繞山四面如囊挾然。
襄陵。言乘駕陵上。滔天。言瀰漫如接天。莊
子所謂大浸稽天也。帝憂民深。故形容水
勢之盛言重辭複如此。史記文引經皆約
文。或疑令文字句同史記。誤甚。洪作鴻懷
作褱古書通用。或皆令文。洪褱正字。鴻懷
借字。孟子兩稱當堯之時。一云天下猶未
平。一云水逆行者。蓋天地初分。水土混茫。

雖歷經神聖平治。水道猶多未通。恒有泛濫不可收拾之患。而堯之末年。水患特甚。橫流逆行。昏墊之禍徧於中國。非惟後世所無。抑亦上古所希有。帝欲得天下善治水者。除天地之災。圖萬世之安。其後舉舜得禹。衆聖合力。積十有三載之功。而水道盡通。九州皆平。從此中國雖有水患。不過偏災。萬世生民永賴其利。所謂巍巍乎其

有成功。此其大者。而當時禹年尚少。民困正急。堯獨憂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滅之。名曰鴻水。此懷山襄陵滔天形勢之大略也。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箋云 史遷咨作憂。俾作使。俾使釋詁文 乂作治。乂。壁中古文作嬖。說文曰。嬖。治也。从辟。乂

聲。虞書曰有能俾𡰯。辟部 釋曰 孟子曰。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故憂而嗟歎。乂者𡰯之借。蓋孔君讀從今文通用字。

僉曰。於。鯀哉。

於者。烏聲。詩文王疏 箋云 史遷僉作皆。下同。釋詁文 馬氏曰。鯀。臣名。禹父。史記集解 釋曰 僉曰者。在朝諸侯諸臣皆云。非獨四岳也。於本烏古文之省。借以為烏呼字。俗作嗚。烏呼。嗟

歎聲。凡詩書單言於者。皆歎而美之。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方放。謂放棄教命。疏 **箋云** 說文曰。咈。違也。史遷方作負。圮作毀。圮毀釋詁文 馬氏曰。方。放也。釋文 令文方或作放。應劭曰。放棄教命。毀其族類。薛宣朱博傳注 **釋曰** 王氏先謙云。咈者。言所舉違錯也。方放聲通。方負聲轉。負背棄。與放廢義同。治水大事。必虛心順理博采

衆長乃克有濟。負命毀族。則虛驕自是。必敗事矣。故帝以為不可。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釋文。异。鄭音異。

箋云史遷作試不可用而已。又說。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顧帝試之。夏本紀說文曰。异。舉也。从廾。巳聲。虞書曰岳曰异哉。廾部**釋曰**岳以為等比羣臣。治水之才未有賢於鯀者。雖方命圮族、而其能獨異。帝試之。未可用

乃已耳。說文訓舉。亦謂姑舉用之。錢氏大昕云。古人語急。以不可為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

帝曰。往欽哉。

箋云 史遷說。堯於是聽嶽用鯀。馬氏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 疏 鄭大夫興說。堯知鯀不可用而用

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後漢書本傳 釋曰帝
知鯀不能成功。而當時治水之才更無賢
於鯀者。民困方殷深。憂孔急。冀其或有小
效。故聽岳用之。戒以欽者。欲使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勿恃才妄作專己拒人也。唐虞
敎命多云欽。殷周多云敬。天工人代。不可
不戒也。

九載。績用弗成。

箋云 史遷載作歲。績作功。弗作不。爾雅曰。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釋天

釋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然治水大事。雖不能責近功。亦無聽其遷延之理。禹貢云。既修太原。記云。禹能修鯀之功。度九載之中。治水非必全無裨益。但不能深察水道。廣集衆思。久而無成。或不勝其忿。奮力鄣塞。川壅而潰。其害滋大。故洪範云。鯀陻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國語云。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經云續用弗成。見其有績而敗之。功過均於是見。合以洪範周語之文。其不得不放退之故益明。殛而仍用其子。卒以成功。此聖人知人之哲。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第三節。言用鯀治水而

功不成。他日所以殛之。

自帝曰疇咨至此爲一章。言爲天下得人之難。以起下文舉舜之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者字疑衍）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史記集解箋云巽。入也。易說卦傳史遷巽作踐。馬氏曰。朕。我也。巽。讓

也。釋文 **釋曰** 自此至嬪于虞為一章。敘舉舜之事。蓋聖人知天命。帝見開闢以來天地之災將次盡除。而洪水為害未克遽平。朝臣不盡賢能。自顧年老。子又不肖。欲得天下之賢人。付以天下之重。聞舜至孝聰明。知為與己合德之人。天之歷數所在。欲與天下共尊顯之。故問四岳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可入處我位攝行天子

之事者乎。四岳掌四方諸侯。自堯以上多由諸侯踐天子位。故問諸侯之中求至賢者而舉之。汝。汝衆諸侯也。舉賢攝位。其事至重。諮問之道。自當由尊及卑。故以此啟其端。初非如後人所疑天下不可讓於四人。亦非真以四岳為可讓。或逆料四岳之必辭而姑讓之。凡治經者能審事理之當然。則可以見聖人處心至公至誠言皆中

節行所無事。而逆億迂拘之疑實無自生矣。鄭云順事用天命。謂若下文帝使舜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之等。順帝命以亮天功。是即天命所在也。巽踐聲近。入踐義近。馬讀巽為遜。○孔疏云。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論語泰伯疏引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皮氏謂此書傳即偽孔傳。非伏生大傳。是也。

但偽孔在魏晉間。去古未遠。此說無關作偽立異。不知何本耳。

岳曰。否德忝帝位。

【箋云】史遷否作鄙。鄭氏大傳注曰。否。不也。（文選揚雄羽獵賦注）忝。辱也。（釋言）【釋曰】否鄙聲近。鄙德。謂德鄙陋。鄭讀方有反。謂不德也。蓋大傳有此否德之文而鄭釋之。

曰。明明揚側陋。

箋云史遷說為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側。伏也。淮南原道訓注陋。隱也。釋言揚一作敭。側一作仄。文選宋書恩倖傳論注

釋曰上明。如克明俊德之明。猶尊也。下明。如洪範畏高明之明。謂貴顯者。江氏云。揚。舉也。明明。謂舉貴戚。揚側陋。謂舉疏遠隱匿者。以四岳言諸侯皆否德不足以辱帝位。故令悉舉貴戚及疏賤。或曰。釋訓。明明。察也。謂明察側陋之賢

而舉之。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諸侯之師。虞氏。舜名。疏 箋云 史遷師錫帝作衆皆言於堯。鰥作矜。說下爲民閒。馬氏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釋文 大傳說。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釋曰 不但稱僉而稱師。見舉之者衆。鄭

云諸侯之師。是衆中之尊者。總合衆意以言於帝。上文帝求諸侯之中賢者。故諸侯之長合辭上言。皋陶謨云。州十有二師。師。長也。謂之錫者。重之至。曰有鰥。見其困窮之甚。將以起下文所言。在民閒。謂所側陋也。矜鰥古字通。舜姚姓。以虞爲氏。堯舜禹皆名。詳篇首。馬云謚者。謚法仁聖盛明曰舜。然上古質。死後以其名爲號。未必諱。此

云虞舜。下云咨禹。直書名耳。

帝曰。俞。予聞。如何。

【箋云】史還俞作然。予作朕。鄭氏六藝論曰。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疏【釋曰】經云予聞。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史記云舜年二十以孝聞。此時巳十年。以帝

之聰明神聖。蓋聞之已久。但進賢如不得已。為天下得人至難。堯授舜。舜禹。授舍子傳賢。為開闢以來所未有。將使卑踰疏尊踰戚。舉側陋之匹夫而加諸諸侯羣臣之上。必啟天下之大惑。堯知天命在舜。舜知天命在禹。此聖人之獨智。不能使凡民盡知之也。故必遲之又久。俟其盛德衆著。然後咨於岳牧。合天下之公論以舉之。所謂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天下羣臣百姓既盡以為賢。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舜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禹。三聖相繼。平地成天。利濟萬世。如運諸掌。天下之民心悅誠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毫髮之疑難。此聖人

之仁如天智如神。譬猶天地之生人。父母之育子。自然曲中節度。無待煩言。論語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正如此類。與後世以權譎愚民者誠僞邪正絶相反。六藝論所言。深得書及論語之旨。真通達治道之論也。帝曰俞予聞者。深然其舉之當。與己意同。曰如何者。欲詳聞其德行之實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箋云 史遷瞽作盲者。象作弟。克作能。諧作和。釋詁 乂作治。格作至。又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又說。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

常在側。陸賈新語曰。虞舜烝烝於父母。光燿於天地。道基陶淵明孝傳曰。以孝烝烝。烝烝。美也。詩文王有聲韓義厚也。毛詩泮水傳又。或作艾。讀烝烝艾絕句。漢楊孟文石門頌

釋曰

頑。愚也。言不別善惡。嚚。多言善讒毀也。傲。倨慢陵害也。言舜處家庭至難處之境。而能和柔之。以盡孝烝烝然。內治日以篤謹。不失子道。烝烝。言孝德之厚美。蓋深愛和氣纏緜固

結之至也。列女傳云。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則不格姦即史記所謂不失子道。孟子云。孝子之心不若是恝。又云。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恝者殆於疏其親。懟者終且貽過於親。是皆不善自治而格於姦。又不格姦。順承巧變。自治盡善。乃純乎孝者也。截此讀克諧句。以孝烝烝句。乂不格姦句。以不格姦屬自治。石門頌云。烝烝艾寍。則上

當讀克諧以孝下不格句。姦句。謂能和家庭以孝。烝烝然治理。使父母與弟不至成其惡。艾乂皆嬖之借。艾寔。猶治安也。皮氏云。今文乂皆作艾。石經可證。江氏則云。艾。養也。言舜能和于弟。孝于親。厚以奉養。使不枉至于姦惡。亦通。案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堯明俊德。首親九族。由是萬邦協和。黎民於變。堯之舉舜。克諧以孝。故能慎徽五

典。時敘百揆。四門穆穆。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故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天地之經民是則之。自伏羲氏以先覺覺民。至堯舜而其道盡。至周公而其禮備。至孔子而其教被於萬世。孔子樂道堯舜之道而制春秋。又作孝經以立其大本。讀堯典一篇。

可以知祖述堯舜之實。孟子由堯舜至於湯一章所謂聞知見知者。傳此道而已。故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又案聖人人倫之至。孟子稱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資於事父以事母。而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昆弟雖有異母而同出於父。其爲手足一體同。凡人於繼

母及異母昆弟閒不幸遇少恩。能思舜之所以諧頑嚚傲者何如。則和氣烝烝盈於方寸。家庭無難處之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帝曰。我其試哉。

試以爲臣之事。疏 箋云 史遷作堯曰吾其試哉。馬鄭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疏 釋曰 史公述經有帝曰字。釋

文亦不言馬鄭無帝曰。與疏說異。竊疑疏云馬鄭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作馬鄭皆說此經本無帝曰。謂馬鄭說此經一本無帝曰者。當時庸生之徒漏之。非壁中本文。庸生句乃馬鄭語。非疏語。馬氏親見祕書。鄭閒其說。因俗閒傳寫古文本多缺此二字。故著之。馬鄭既云爾。則其本當有帝曰字矣。庸生等漏此二字。蓋古書異人之語畀易

分辨者或不加區別。孟子書此類甚多。非竟以我其試哉混入四岳語也。帝聞舜之行如是。則是舜之大德人。故欲試之以大政。序云歷試諸難。即下文愼徽五典等是也。論衡引當時說尚書者曰。試。用也。用之為天子。此時堯尚未薦之於天暴之於民。

其說蓋非。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疏箋云史遷
作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釋曰
時。是也。史記說經意曰。於是堯妻之二女。
經倒文言女于時者。蓋堯欲試舜以政。即
以禮致舜而女之。於是舉即於是女。急於
厚賢。中無閒隔。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
於貳室。春秋莊元年公羊解詁曰。禮尊者
嫁女於卑者必有風旨。為卑者不敢求。然

則帝將妻舜。依常禮當以風旨使其父先求。令以非常之禮尊賢。不使其父求而自以女女之。所謂用上敬下也。君命行於臣。舜承帝命而受女。是用下敬上也。蓋堯之於舜如天之施。舜之於堯如地之承。此君臣之義。由是飭下二女以見舅姑。一如婦禮。此父子之道。察於人倫於是曲盡。觀其德於二女者。觀如觀象觀法觀禮觀樂之

觀。非未信而觀其善否。乃深知而樂觀其盡善也。刑。法也。謂以德齊家之法。能為法於家。則能為法於天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此義。　注云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者。段氏云。古文每字必有法。古凡言妻者。必為其正妻。以如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凡言女者。不必為其正妻。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事

舜。不曰妻之。不惟不以為舜榮。且不敢言妻舜也。鄭注禮記亦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舜亦不敢言有妻也。案孟子萬章問舜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又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焉也。此可見聖人處事執中有權。權行

而禮益正。蓋帝欲以女妻舜。使他日得成其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大孝。而知瞽瞍之頑。告則必止舜勿娶。帝不可拂其父之意而強妻之。舜亦必不顧失父意而娶帝女。故不拘昏姻之常禮。以二女歸之。九男事之。極尊賢之盛典。此禮以義起者。時舜年三十不見室家之端。人皆謂之鰥。舜若泥於常禮告而不得娶。則必致(至)於無後。論

者將不以絕親之後罪其子而以自絕其後咎其親。所謂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懟怨尤也。謂歸過也。既無以為親後。又使親任其過。此舜之所大不忍。故承帝命而受女以歸事其親。堯之處人。舜之自處。其盡善如此。然堯以不告其父之故而不序其正。舜以不告而娶之故不備四妃之制。聖人之謹於禮又如此。所以為人倫之至。列

女傳云。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楚詞亦有湘君湘夫人之歌者。蓋堯以二女女舜。避嫁娶常禮分别爲君爲娣。則二女於舜皆妻道。史稱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則二女於舅姑皆婦道。故當時象亦稱二嫂。及舜爲天子。二女事舅姑仍並如婦禮。其進見於君子仍一如堯初歸之之禮。故孟子說舜爲天子二女果。然宗廟祭祀

祼獻之禮。必一帝一后相當。而內官贊之。自然長為后次為妃。但舜以不備四妃之制。見不特立正妃之意。當時更有一妃。通稱三妃。亦稱三或夫人。舜雖為帝。而於君於父。則全乎臣全乎子。一從其朔。即此可見。而娶妻正禮之必告父母及嫡妻止一人。君與娣分別卑尊亦即此可見矣。孟子稱娶（妻）帝之二女。又言二女女焉。文錯出。舉其

事實。此經云女于時。鄭辨之云不言妻。正其名義。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箋云史遷說。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又說。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荀慈明說。降者。下也。釋詁文嬪者。婦也。釋親文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後漢書荀爽傳）馬氏曰。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水經河水注）【釋曰】舜既受女。則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禮昏之明日見於舅姑。故舜飭下二女於嬀汭以為婦於虞氏。釐。飭也。謂教令也。自下而上曰尚。孟子舜尚見帝是也。自上而下曰降。此文釐降是也。荀慈明云屈體降下。此降字引申之義。嬪訓婦。對舅姑之稱。昏禮大義有二。一夫

婦之禮。一婦見舅姑之禮。見舅姑而後婦禮成。女于時。夫婦之禮也。嬪于虞。婦事舅姑之禮也。二女本受帝之教。又敬舜之德。不敢以貴而驕。以帝女而事頑嚚之舅姑曲盡婦道。觀厥刑正在此。史云事舜親戚。親戚。謂父母也。詩周南關雎首章及召南鵲巢言夫婦之禮。關雎二章三章言供荇菜及采蘩采蘋二篇言婦事舅姑之禮。所

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與此經同義。媯汭。舜所居地。在漢河東郡蒲阪縣。今為山西蒲州。孟子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蓋帝使九男與舜處以為師。舜以二女歸。帝使九男隨之。備物隆禮以助其奉養。帝既深知舜德。又觀其處內處外盡善曲當。以為是真能以天德嗣己者。於是有欽哉之命。

○或疑舜與堯同出黃帝不可為昏。不可為昏不知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既竭。姓別於上。戚單於下。自殷以上皆昏姻相通。周制大宗收族。始繫以始祖正姓。百世不通昏姻。雖謂為禮制之盡善。而不可以繩古。堯與舜親屬久竭。族姓久別。夫何疑哉。

此以上為一章。敘舉舜之事。陳氏澧曰。明明揚側陋而

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弊羣吏尚廉。漢之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案鄭本章節分限不可考。僞孔以帝曰欽哉釐此節之末。而割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非也。江氏以帝曰欽哉爲敕命舜之辭。孫氏以冠愼徽五典章首。甚當。今從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一終

附原書紙簽

又案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鄭君謂女子雖外成不得與父兄異族。其子則然。禮。姑之子為外兄弟。姊妹之子為甥。女子子之子為外孫。母之父母為外祖父母。母之昆弟為舅。舅之子為內兄弟。母之姊妹為從母。其子為從母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惟外祖父母從母服小功。餘皆緦。所謂異姓有服。

此段接齊家也下　上空一格

又案父族四五屬之内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